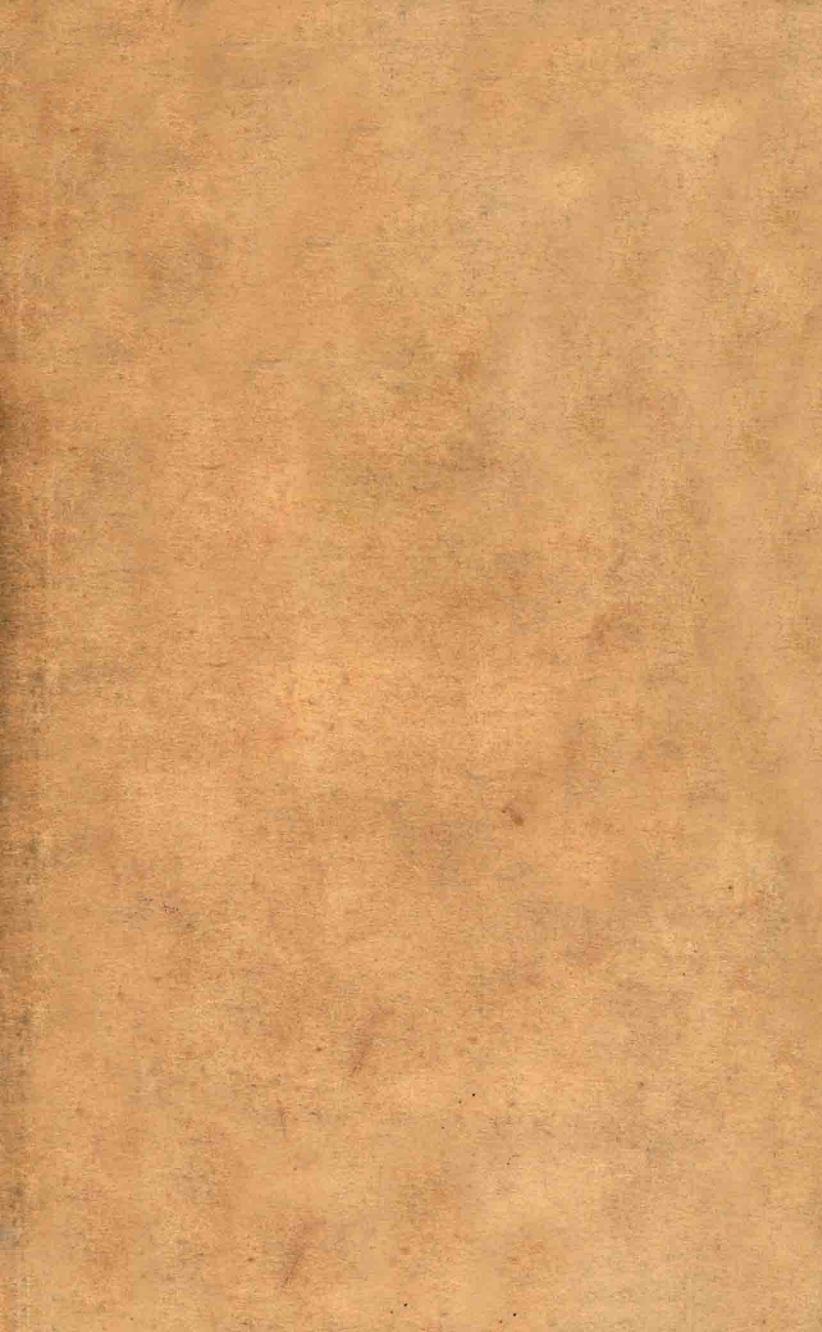


三十三年落花夢



華





三十三年落花夢

落花夢醒

吉野山之花，無聲而散乎？雖然，因風而散者，其有不自由之感乎？是故，見花開如錦而喜，或見落花如潮而樂，十人十色，百人百色，千人千色，人各異其感而不異其情。意者花獨無心耳，余其爲花乎？

爲花可也，爲枝頭之花，潔與白雲競觀可也，爲方散之花，皎與白雪爭飛亦可也。但此皆屬余過去之夢想耳。夢去無痕，春來隔世，余其爲沾於泥塗之落花哉？

嗚呼！半生夢醒，而獨懷落花，則於鬢絲禪榻之間，對鏡而笑曰：「君之容貌如此軒昂，而何其無爲之甚耶？君之風度如此奇，而手腕何如錐？君之慾望如此大，而心光何如豆？君之行爲如此磊落，而性情從何如婦女？君終爲天下之不英雄乎？嗚呼！」

呼！不英雄哉！天下不英雄，惟君與余耳。」乃共唱落花之歌，共奏落花之曲，不知花之夢爲余，余之夢爲花？夫花與余終必有緣矣。嗚呼，君乎！嗚呼，余乎！

故鄉之山川

雖然，余母猶以高齡而在故鄉也。若聞游子唱落花之歌，將起如何之感乎？余之妻子，亦在故鄉，停辛竚苦，而遠慰羈旅之夢，若聞征夫奏落花之曲，又將下如何之涕乎？歸乎，歸乎！市藏兵吉，將以爲如何乎？歸則故鄉之山川，若何而歡迎乎？

距加藤州之銀杏城西北十餘里，有小村，曰荒尾村，民雖貧而純朴，地雖瘠而占形勝。余生於村之名族，古所謂鄉土之家。嘗朝眺小岱，八郎行平之居，城七面，於東，夕望肥前之溫泉，多良二峯於西，俯仰放大聲而歌：『英雄起處地形好。』覺萬峯迴首，四山響應，神來如贈，興往如答，以爲他日必不負所期望，而今若此嗚呼！地形之負余歟？余之負地形歟？抑爲英雄者，將如何乎？

余之家庭

語曰：「家庭之教育，作一生之運命者也。」余信之，余如何？

傷哉，孤露之身乎！余年十一，而父逝世，其行事不可得詳也。然余父實抱英雄之特性，開擊劍場以教子弟，手丸丹藥以惠村中之老且病；時醉酒發大聲，唱大歌，酣嬉淋漓，罵譏而不懼，此猶得諸記憶者也。而余所最印於腦而刻不忘者，則撫余頭而笑曰：「爲大將爲豪傑！」又以金錢爲多穢而叱之曰：「慎無中銅臭之毒！」之二事也。母承父志，教育相同。而余之親族，皆以長兄前車煽余。蓋長兄於明治初年，主張自由，民權，浪跡四方，入西鄉鹿耳之塾，十年與於革命而戰死者也。余時雖未知「大將」，「豪傑」爲何人，「自由」，「民權」爲何物，而思之如嬰兒之求乳，幼稚之望恩物也。又以爲官吏與兵卒，爲上帝罪惡不幸之府，社會與民黨，乃神聖而兼高尚之法團。雖賊軍謀叛，余極表同情，欣然據之，以爲心得。

余之同胞，男八，女三，余最幼，諸兄皆天，至父歿，僅存二姊二兄與余。二姊已嫁，二兄學於近鄉之某私塾，而余入近村之小學校，習字作文，每喜用自由，民權等字。

年十五，入中學校，放任自由，狂態可掬。夫余，先天的自由，民權家也。富士之山可移，黑江之水可竭，而余志不可改。雖觸校長教員之怒，受同學之疾視，而余自信如是，則所行亦如是。

余在中學，長兄遊學於東京，二兄遊學於大坂，家產故不豐，父又不事家庭經濟，喜卹貧民，客遠人。至晚年，家政中落，而母以一女子身襲其後，能給資使三兒遊學，節衣縮食，望茶如飴，余歸省時，輒見典質器物，背面涕泣，已復強笑而課余學之進步與否，卒能打破難關，使余等皆受學校教育之益。母之德，厚矣！浪迹江湖，論交海外，英雄豪傑，一事無成，非獨無顏見五大洲士，抑亦何以對吾母哉！

中學校及大江義塾

世界敗類之人，莫如學未成，而預計吾異日當爲何官，就何職，歲得俸若干鎊，足以瞻孤雛，嚇腐鼠，此爲人道之最下級，而不意中學校之學生，語其志望，皆如是！蓋「官」與「吏」者，泥棒也，惡人也，人道之盜賊也，自由民權之公敵也，彼等與余志

望不同，時相齟齬，呼余爲「賊」。悲哉！四面皆官軍，而賊軍僅余一人。不惟不能進而與之戰，且不得不退立於防禦之地位。又教員中有敗類二人，以自由民權家而受其教授，猶乞憐於敵而得糧，其不可以久矣。此感一起，如百怪入場，芒角四出，乃自楚歌聲裏，突然飛躍而出重圍之外，當時於頑迷，守舊之風塵莽莽中，有別樹一幟於詫麻原頭，以鼓吹自由，民權，而養成學生之人格者，則「大江義塾」是也。

大江義塾者，德富蘇峯先生所開之家塾也。先生不惟鼓吹自由，民權，其教育亦以自由，放任爲主義，門弟子呼爲先生不應，而使呼其名，故余等不呼爲德富先生，而曰猪一郎。課程雖定於猪一郎，而不別置塾規，由塾生議設，此所謂自治之民也。猪一郎口角飛沫，津津講法國革命史，滿座肅然。至佳處則眉飛色舞，或脫幘投地，拔刀起擊柱，猪一郎亦不制，使余有「此間樂不思蜀」之心。然余有可驚者一事：則土曜日之演說會也。塾生年長者無論矣，十二三齡之童子，亦出爲演壇之辯士，說克林威爾，華盛頓，耀伯斯比爾，丹敦，可布亭，布拉依脫，皆振手動眉，淋漓傾倒，

實足使先天擊自由民權家而黯淡無顏色。雖然，余先天自由民權家也，余所知者，「大將」豪傑，與賊軍謀叛，一日不可離自由民權，相依爲命，而不知其他，何有於克林威爾諸人。進登演壇，無事可言，乃託病謝之，或登山逃之，先天的自由民權家，於茲亦可謂窮矣。

雖然，大江義塾者，余之理想鄉也；自由民權之天國也；余甚喜之。所憂者，演說之例耳。託病逃者屢次，終不可以已，於是自掩所短而爲之說曰：『迫於必要，則人盡得爲雄辯家，豫修練之者，藝人之事也。』嗚呼！『山寒欲動不動雲，石壓將崩未崩雪。』余先天的自由民權家之價值，卒賴此說以自高，終以不墮。

余既以演說文章之修練，爲藝人之事，則六十有餘之同學生，無一不爲藝人，余何事而懼。於是一敬畏之旋渦滅，而一輕蔑之旋渦生，生生相續，旋旋不已，無何而又有一疑問浮現於腦。以爲彼等敵自由民權於口，聲聲如杜宇之血，豈感物而鳴，抑果出於荃之衷情而然乎？余得此疑問，廢書忘寢，終不自信，乃就塾中第一之

熱誠家而求解釋曰：『君之熱誠，余知之矣。但以一死報國民之言，其爲自動力，抑爲被動力？果爲道德所激發，或爲功名心所驅使？願君爲我一吐其真情！』彼啞然而笑曰：『人豈無名譽心乎？人間之活動，唯爲此也。若我則渾身是名譽心，此可掬以示我同志者。』余聞而適然驚曰：『猪一郎何如？』彼曰：『猪一郎者，名譽心之熱力，更漲高於吾輩一度。』彼見余有失望之色，若慰者而謂余曰：『男兒生世，知有建大功，揚大名而死耳。他何慮！』然此言也，益不足以慰余心。余於此時，旋渦亂起，竊自以爲凡爲國家人民而死者，爲賣名而死者也，非猶是一種之利己主義乎？夫飲羊之徒，不如屠狗，名士死青山，而貪夫亦狗金穴。彼等皆所謂詐欺漢也。猪一郎猶如是，則天下士可推而知！余於是爲獨斷的推理家，虎虎自是，不但蔑視同學，且蔑視猪一郎，不但蔑視猪一郎，且蔑視天下之有志家，及古今中外英雄豪傑。既而胸中又一旋渦起，反觀自省，不知自由，民權之何物，而如何說之。不辨權利平等之何狀，而如何唱之。余爲自由，民權之奴隸，空揮淚而說自由，民權，甯非劣於同學。

乎？余乃以蔑視同學之心，而自蔑視。嗚呼！虛我擲去，真我不來，心如斷絲之紙鴛，海天無際，漂蕩隨風，若聽其所之，而休究厥歸結，終爲自棄！以爲人生五六十年，唯任意欲情動而了此一生耳。取鏡照人，迴面而發見自己之醜不自知，而入於哲學之疑問也。

自棄者，墮落之先進，天下至險之景象也！彼無所求，無所欲，故無所爲。自棄者，又無形之自殺也，於是遂胸中一片之悲愁，而生精神一點之苦痛，苦更逐苦而生迷，迷苦錯綜，盲進不退，於是窮大失其居，故於自棄之心，實燃有哀衰之情燄，幸有此情燄之燃，而此燄一與真機相觸，卽闕然而入於道，否則終自燒死耳。然則自棄者，非致命症，是生死一髮之歧路也！唯有運命神以監視之耳。

余爲自棄之卵子，而立此至險至苦之地，果何所爲？既脫名譽之羈絆，破道義之壁壘，無是非，無善惡，以好酒而痛飲於酒樓之上，以嗜食而大嚼於屠門之前。且年少風流，思求彼美，千金買笑，苦無纏頭，乘自棄之烈火，雖爲盜亦所不惜，然幸不

入魔，斯慾未遂，此余所回顧而自賀，且以自慰耳。

余在自由鄉之大江義塾，今轉爲此身之不自由鄉也。彼自由民權之詐欺漢，及名譽之奴隸，見余日必壓酒肉，佯狂而歸，冷嘲熱罵之不已。自棄卯子，亦蔑視此公貳，不屑與辨，一旦不安厥屋，遂浩然長嘯，辭大江義塾而出。

自棄卯子之反動

余以自棄之大決心，立於紅塵間，運命之神，將如何遇余乎？余之退學而出也，遇同鄉之友，共居客邸，彼等說自由民權之可貴，復說忠孝仁義之可尊。說忠孝仁義之可尊，復及燕瘦環肥，倡條治業之可羨。口角飛沫，雜奏不倫，時暖酒小酌，乘醉出行，彼不知余有自棄之大決心，故始而秘之，終乃誘之。嗚呼！余既有此決心，何爲不以是爲自棄之息壤哉！然終斷斷拒之，而不自知其理由，遂去客邸而寄宿某私塾，與彼等絕交。

天不欲使英雄終老於無何有之鄉，則必有以磨練之，摧折之，遊戲之，離奇變

化，終歸於最後之一點而後已。余今非其時也。回首當年，欲爲文人，爲學者，爲大將，爲賊軍，爲花和尚，爲濟顛僧，爲登徒子，而皆不成，今處某私塾，一以厭棄友人之言，一爲余之經濟作然。則以育英之學校，而居自棄之卯子，避四五可厭之友人，而反與四五十可厭之友人處，乃屢發「我瞻四方蹙蹙靡聘」之嘆，雖窮屈不自由，鄉之大江義塾，自由民權，詐僞漢之舊同學，亦屢入自棄卯子之夢。嗚呼！關塞極天，江湖滿地，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！自棄之卯子，再變而爲不平動物，三變而爲厭世之人，雖世界風雲，春秋花月，獨此心地之間，大千塵廓，衆萬陰沈，如死灰之不復然，槁木之不復蘇，絞聲伏泣，余其爲楚囚以終老哉！

爲耶穌教徒

莊子曰：「逃空虛者，聞人足音蹙然而喜，而况乎兄弟親戚之警歎其側者乎？」諒哉，善道人情之言。余當自棄之時，偶得非詐僞漢，色餓鬼之友一人，日與策杖，瞻帝城春樹之勝，日曬夕，復爲嚮導過耶穌教會堂，入聽其所唱讚美歌，亦明明亦

清愴，瀏然如振秋玉，不覺使余心逸塵埃而無滓；及聞其所說之上帝存在論，不覺使余有如望光明於暗夜之感。說教既終，又讀排哀勃爾一節，不覺使余魂魄近之而哀遠之而益哀，如悲如嬉，起一種不可言之感想。出堂即購排哀勃爾與讚美歌讀之；又探宣教師所讀一節而讀之曰：『目爲身之光，目瞭則全身明，目眊則全身暗；是故爾無憂世之黑暗也，先去暗於而心！』又曰：『告爾等！爲生命而慮食，爲身體而慮衣，勿憂慮，非生命糧自優，身體衣自優者乎？爾見天空之鳥，不爲稿，不蓄於倉，然爾之天父，養之而自給，爾等較之而孰勝？誰得以煩憂而延其生命者乎？』言言語語，皆如銳劍之芒，刺余於心，句句節節，無不爲余澹通生命之活泉。余悲喜交集，泣而讀，讀而泣，徹夜不寐，陰氣沉沉而來襲心，則運命之神，或者其猶未棄余歟？

自棄之卵子，一變而爲希望之兒。一週日間，讀排哀勃爾，不遑交睫，讀『人若見婦女而起肉感者，衷心以爲姦淫也。』與『若右之目，陷爾於罪，則拔出而棄之。』等句，不覺震慄。而至讀『終荷重負者我。』與『誰求其兒淚痕而與以石乎！』

等語，不自知其雀躍也。彼色餓鬼，安能參此消息乎？色餓鬼，爾不知毀譽之外，有道義，余今得認之；不知肉體以外有靈魂，余今得遇之；不知有爲神於人間之上，余今得捉之。公等逐粉脂之臭，而余從藐姑射山之神人以游。余自此遠矣！今我非昨我，任千百輩之詈罵嘲笑，余終無所見，無所聞。

下日曜，復往聽之。既畢，出教會堂，感情滿胸，獨尋歸路，忽有人叩余肩，回顧，則宣教師也。謂余曰：『卿可爲實受神惠之人，神必救卿！我名甫希耶，居於築地之四番館，如不棄，請枉駕共談教宗。』乃取一小冊授余，袖之歸，乃基督教三綱領，中分神之存在，人間之罪惡，及基督之贖罪。意簡說明，爲斯道之初學本。

翌日，往訪甫希耶師，彼喜迎入，紹介其細君子女。師爲余作排哀勃爾之講義，細君爲余教授英語之初步，余自是日就學於築地四番，無虛日。

流光似水，櫻花已謝，而榴火將明；甫希耶師挈家避暑，遂與余別。時聞舊師猪一郎在芝浦，往謁之，叩近狀，余以熱中耶蘇教對，師大喜，勸余至其寓，且紹介其友

小崎師。余自是得入小崎師之門，每日從芝浦寓所至其處，以求孟晉於耶蘇教之道。

暑假已過，學校復開，學生皆來京就業，余亦辭私塾而入早稻田專門校。當時猪一郎決閉大江義塾，而駐東京。塾生隨之者頗多，入專門校者亦不少，回首前塵，墜歡如夢！當時余與舊同學生四人，以月費不給，另僦屋於豐島村，炊爨自給，茹苦而甘，人稱之曰「五貧軒」。余每日曠赴小崎師之番町教會，研究至道。嗚呼！古昔蓋世英雄自命之人，往往不轉瞬而課虛求寂，余方盛年，已蹈此境。讀『不信平生臂鷹手，挑燈間數佛前錢。』之句，未嘗不撫心長歎，寄一掬同情之淚也！

余以方盛年華，皈心清教，戰勝芻豢之場，課功微芒之隙，時則余年既十七矣。小崎師勸余受洗禮，余甚願，惟念余之問道，皆甫希耶師之功，則今宜就甫希耶而入之，以此情告小崎，小崎似可。徐謂曰：『甫希耶所屬之教派，爲浸禮會，於其教會政治，略近吾派，但就洗禮之義，有費事耳，宜從君之欲。』余乃知耶蘇教有八家，九

宗之別，乃就問理由，而擇組合派，採其教會政治之共和，與信仰條目之自由，而受洗禮。嗚呼，向所擲之自由，民權，今如已墮之胎，絕而復蘇。唯余亦不自知其何以然。然至此，而余與自由，民權，乃如並核之仁，不可割孽。

余偶歸鄉，說母入道。再至東京，二兄與其友矢戶君，皆自大阪來，居麴村之客館，余亦共居。常見彼二人避余密談，心訝之，不敢言。唯乘時觸機，力說吾道，以引入之。彼謂余曰：『宗教之事，固為重要，然吾今大事在心，無暇研究。夫黃鵠一舉，見天地之方圓，斥鷃藩籬，安知其志！』余曰：『世事已成黑白棋，禍福正如反覆手。天下重大事，孰有過於立命者？』乃緝排哀勃爾，摘示其言曰：『人若得全世界而失生命，有何益乎？』以鞭之。彼乃熟讀反復，若有動心。少頃，慘然謂余曰：『汝以冷炭置吾腸，吾欲棄汝之忠言，達己之目的，而熱力不繼，汝之力大哉！雖然，孺子可教也。』乃吐其胸中秘密之義，屏人握手，而告余曰：『今日世界之現狀，一弱肉強食之修羅場，強者逞其暴威，則弱者之權利，自不得不供龍虎之啖食，犬狼之搏噬，此豈可漠』

視之哉！爾誠愛好自由，民權亦知自由，民權乃誕生於強權之下，兩強不能相消，而可以相平；而相平之初，則非擲可驚之代價，終不能有恢復之一日。今者歐亞交通，而以日本爲之關鍵，然而區區浮海蜻蜓洲，決不能以有爲。而亞洲運命之岐路，懸於隔海之支那；支那雖衰，地廣漠，人衆多，物殷富，歐洲所謂東方睡獅國，苟撞鐘伐鼓以醒之，傾太平洋水以浴之，振鬣舞爪，以與吾日本相提攜，則恢復權利之策也。「一輪紅日東方湧，約爾黃人捧海王之祖天神種，足踏全球動」非謬言也。時無英雄，非戰之罪，舉而措之，猶反手也。故余數年來，決意入支那，徧物色英雄而說之，若得其人，則願執犬馬之勞，不得則欲自立而任之，使亞陸風雲，卷舒於三島之掌，握豈非驚天動地之事哉！己與一友約，竊爲入清之備，原期不汝知也，今聞汝之言，心甚不安，力命相爭，吾不能造列禦寇而質之。嗚呼，吾復爲五里霧中之人哉！自此，每日攜排哀勃爾，獨驅出郊外，逐求立命，終爲斯道之人，入清之志望，亦幾消滅矣。而余此時腦界，反留支那印象，以爲入支那而爲傳道師也，千里之行，起於足下。

余之得窺見歐亞大局之關係，於彼國運命之重且大者，至今猶感二兄之賜也。

思想之變遷與初戀

當時一兄病在家，書來告余，余與二兄歸鄉。參商久闊，燈燭一堂，皆爲侍母之身。余與二兄，乃以耶蘇教說服一兄，一兄以道理主義應之，論鋒一交，銳不可屈，母常在傍傾聽，久之，家庭之婢僕，隣里之子女，皆來研究，廢淫鄙之謠俗，唱清愴之讚美歌，而余每日曜，亦必說教，余之一家，遂爲宗教哲學之研究所。

余既熱心於博愛，平等之教，而爲家庭之傳教師，論道一室，雖貧不憂，然出門四顧，秋風黃葉，四山蕭然，野無生氣，農有菜色，上迫賦稅之論，下苦債臺之築，哀此窮氓，有數十人，磨余家訴窮狀，且乘醉吐暴言，母與兩兄，不愠而助以金，且教以處置方法，恢復權利之策，熱心溢面，皆叩頭垂淚去。嗚呼！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彼等實爲心之純者，天何酷虐，人何冤孽，而組織此不博愛，不平等之世界哉！

時余村有一農婦名娜迦，操作過於男子，并天成之雄辯家也。余聆其談話至

於有一夜不成眠之事。其言曰：「說是栽地種田就不得窮，那栽田種地都靠不住，就是只好去吃水了。我也有一個十八歲的時候，歡喜那個老漢就從了他。從了他以後他只有一個鍋，二個飯碗，筷子四根，還有一個盆，就是他的家私。他把我帶起來就借了公子家的田地來栽種，農忙不農忙，我們都是不要命的去做。你們老太爺老太太知道的，三年的光景就積了四五十俵的米，（一俵有五斗樣子）我們無一回欠過租谷，那是頂好的了。兩個人歡愛的中間，又不能說不，那知道生了兒女？女生下兒來要關照小孩，添了人口，我就一點事都不能做了！小兒傷風請醫生，添衣服，那裏這裏，我們肚子又大了，我想許願生出來是死的就預好了。我聽着我的小孩叫的聲音，只差說殺了他好了。我現在三個月，沒有一個月在田地內去做活的，以前費了多大力積下點米，已經一天一天減少快要沒有了。再氣顛也不中用，不知不覺把肚子一摩，不知道什麼時候又懷了胎。中間有死了的，死後要埋他，就是這樣不知費了多少米呀飯呀，想起借錢來要利錢，追起來了不得。過一世人麼！

一生都是在火爐上過日子喲。」嗚呼其先與麵包於人乎？其先給與福音於人乎？是當時新在余胸中所起之疑問，乃以此意叩吾兄。一兄曰：「由宗教之安心以慰貧境者，非完全之方法也；慈善之救助，道義之小惠，而一時之姑息手段也；若溯人權之原理，而圖恢復之策始可矣。」又曰：「土地者，天供人類之共同物也，人耕作土地而有收穫之權，無占踞土地而事壟斷之權也。豈獨土地然，世界文明器械，皆殺人而終自殺之具，欲以所謂道理之大法，返照現社會，提其缺陷，而與以正當之釋明，則不但一變貧民之狀態，且將其逸於現社會以外，而後真平和，幸福可長保也。」余猶聞歐美社會黨之主張，與其方法，且聞亨里池行克拉夫脫金之名也。夫唯見一死人而激成感情，終至死生分別而為釋迦牟尼佛，蓋根器之上乘者也。余為鈍根下器之人，見乞食貧民，不知幾千百，見時偶灑兩行之淚，或投一二厘以胡魔化一點之芳心，實未嘗揭「貧」而為胸中之問題也。天偶福余，促歸鄉，使親接貧民之狀態，又使一兄下道理的斷定，而終以貧之印象，銘鏤於心，嗚呼！天意何

爲，余曷知之！蓋天意者，隱於人界之偶然者也。

家居半年，至熊本，入海老名師之門。嘗聞其說教，喜其思想議論。至長崎，欲大修練，乃自定課外之課，而窺神學社會之一斑。余此時猶爲信仰，豈知血潮腦電，已變動於方寸之間，而思想界之風雲，捲地來矣。

余爲求知而讀書，然知一事，則動生一疑，爲進道而索理。然得一理，則又生一障。終打破此疑雲障霧，否定基督之神性，於是不可名言之感，油然而起於胸中。將依然而神事基督乎？則放棄其新知，而退歸舊步，是不可能之事也。然既知不可以祈禱動天地，如何而問天以搔首乎？既悟人間之心性，以鍊磨而進道。又如何求基督之贖罪乎？余於是胸中旋渦，續續亂起，曩時所沉醉於春風之博愛平等主義，歸於消極。秋風狂吹，余復爲煩躁沉鬱之人，遂廢讀書而隱於余所謂祈禱之山。時而號泣，時而自笑，沈思渺慮，情激感窮，如是七日。余遂自謂真宰在世理性，存吾天賦良知，何難，何悚！乃下山歸學校。

當時二兄偶來一書，則亦述信仰之變化者也。其要旨則始疑基督神性爲不足恃，更以森羅萬象，爲造化之聖書；虛衷靈明，爲自己之救世。研究之以入自化之大道，又附友人藤島君書曰：『天賜清閑，得親古聖賢之機，默座靜考，於陽明知行之說，大有所得，終脫基督之門，以自拓吾道。』夫銅山西崩，洛鐘東應，蕤賓鉄躍，晨風鳥鳴，而我三人同時變化，亦奇矣哉！

『朝從屠沽游，夕拉鷗卒飲。此意不可道，有若茹大鯁。傳聞智勇人，驚心自鞭影。蹉跎復蹉跎，黃金滿虛牝。』是時余偶得一友，西洋之乞食叟也。人以行跡太奇，稱之曰「狂乞食」。然彼獨以宇宙之眞民自居，而目天下之人爲狂。彼把持一種之凡神說，爲極端之自然主義，故反對於基督教之有神說，而憎惡現世之文明。欲盡破壞之而爲無政府之世界；奮個人之私有權，而爲共有；撤貿易，廢商賈，舉世界人類而爲共同生活之一家族；驅萬民使爲農夫，以歸於太古。余於彼之主張，固不爲驚，而人無不駭走，以爲狂，故曰「狂乞食」。

余交乞食叟而受其益者不少，遠基督迷想之助力，識歐美貧民之狀態，向所受於家庭，依於基督之自由，民權，加一層廣闊切實之定義，皆叟之賜也。而當時長崎同人有一奇怪不可思議之會社，曰「製糞社」。其名奇，其事奇，其人亦奇。佐藤君爲社主，而一木，鈴木，則元，本城等佐之；其職員徽號，如白米伯，馬骨男，雖皆爵祿以下之人，而皆以奇鳴世，日會合而競爲奇說怪論。余以弱冠之年，玷其末班，陸離長劍，崔巍切雲，臭腐神奇，不可捉摸。一夕偶言乞食叟事，皆大奇之，命余偕來，則敝衣冠，面目不可喜，清醜入圖畫，視之如古銅古玉，娑婆然權奇，海外之異寶也。語甚洽，自是遂有起一學校之議。余乃往說近鄉志士前田君，使出資，前田諾之，來長崎，迎乞食先生，乃與乞食先生偕至前田家。居數月，學校之事未成，而爲警吏所偵，目爲虛無黨，巴克甯之流亞，遂命歸長崎。至長崎，復不見容於官，神龍見首不見尾，自是足跡杳然矣。先生名亞布拉哈麻，瑞典國人，而世界之無籍者也。嗚呼！人生幾憂患，不知彼將如何而逞其華嚴之夢想於天地間哉！

乞食先生去，而余念之滋不忘。先生者，余之友也，師也，無形之大恩人也。余妻前田氏之導師也。當彼在前田家，屢於彼女前譽余爲稀世之大人物，而於余前勸與彼女結夫婦，余遂允之。至今舉三兒也。嗚呼，風雲氣蓋，每愛春華，兒女根深，動忘國是。追風逸足，情絲可以絆之；破浪輕舟，情海可以溺之。生而爲人之夫，之父，之妻，之子，果可謂幸福乎？然當初一刹那之快感，實人生稀有之大紀念，明知快感刹那，不足以易終生苦痛，而余於此時主義，無天地，無萬物，無生命，又奚遑回首而顧苦痛於後哉！戀哉！是問題以外之大勢也。雖然『吉祥宜用』，『長無相忘』，是戀之辯護，而亦人生之大問題也。

余當與戀性迎合之時，並不以爲遭遇之強敵。蓋余時未有處世之大方針也。但幸脫基督教之範圍，以斷絕福音之念，是自然之發達也。研磨進道，至道窮而冥合於宇宙之真理，以斷運命，亦自然之歸結也。因亞布拉哈麻而知歐美諸國文明之狀態，實貴本勞動不平等之世界；因一兄而知人種競爭劇烈之現情，實武裝平

和不可終日之際運，於是溯人權之原理，說社會之規則，知非犧牲現世，不足以求未來之幸福；而實行博愛、平等、自由、民權之主義。雖然，事既大矣，建策豈易哉！建斯策者，求余之立命也。故余終汲汲以求，求而不得，余惟竭終生之力，以與之戰，而偶來此豫想以外之強敵，橫阻吾之進路者，何也？則所謂「戀」是也。

美哉，余之愛戀觀乎！方欲與前田氏結夫婦之時，欲豫顧前途之利害，以抑制之而無效。爲計彼前途之幸福，以抑制之，而亦無效。蓋余已忘前途之利害，擲彼我之得失，瀾漫太空，惟此戀之一字。故母與一兄雖諾約，而二兄與先輩，皆屢說早婚之害，而余不從。夫當時之余，非余，直戀之化身而已。甯戚之所歌，柴桑之所願，雉朝飛之所絃，思想單純，集於一點，雖有如何之解脫，而終無以易之矣。

余既受戀之魔難，深造直入，而至其極；既至其極，而受反撥覺醒之一機，至此而始有如犯大罪惡之感，如墜落於千仞谷之想，如登天堂而忽墮於陰府之危懼，心緒如麻，紛糾錯綜，孕出不可名言之苦痛。既而胸中之志望，如激浪之打船尾而

來，曩時忠告之言，二兄與先輩之畫影，歷歷如繪，如聞其嘲笑與夫太息不自己之聲。余乃鞭自激之感情，跳出於春蠶百繭之內，卒解除夫婦之契約，岸然向前途而去！

天下事屬於既往之界，苟回首思之，未有不足以供驚且笑。余之欲脫戀之羈絆，解除夫婦之契約，必得余妻之認許，而余妻不願也。泣而叩頭以請之，而心折其數行之紅淚，復鼓氣揮淚以爭之。而情見勢絀於其不動之妙力。然余既知戀與志望不兩立，故直以余妻爲志望之敵而憎惡之。雖然，拔山蓋世，惆悵虞兮，未免有情，誰能遣此！余將擲此志望，而爲戀情之奴乎？又心知其斷斷不可。最後乃取三十六計中之上策，搖鞭背花，逃亡海外，脫戀情之鄉而後已。

余先欲渡布哇，從事工作，行儉勤貯蓄之法。而後留學美國，乃賣祖傳佛像，得三十金，至長崎，而二兄之電至，曰：『知往他處待吾來，卽如命。』既而二兄來，謂余曰：『聞汝有布哇之行，果有之乎？』余曰：『然。』曰：『吾聞此事而急來者，爲與汝

大有所談。當世雖不乏才傑士，而革命之烈火，與民族主義之潮流，兩者殆有密切之關係。汝初出，不可不慎其方！頃者，余心有所決，欲告之汝，汝亦吐露其志願，彼此無隱！於是於瓊浦橫丁之客館，月白星稀之良宵，余剪燈，二兄煎茶，難議問答，叢談終夜。嗚呼！此一夜也，實余確立半生方針之大紀念日矣！

定大方針

二兄不惟爲余暗室之明燈，又爲指示一生航行進路之磁極也。彼之言曰：「人有言，支那國民尊古之國民也，尊古故無進步，無進步故其政治思想，如求之於骨董之肆。然其穩和樸實，於吾等爲近，夫其尊古之深，則或其去古之反撥力亦速。吾隔海而望，因朝暾之回射線，而見其社會表面，若阘然不知壓制之苦痛，屈服於滿州政府三百年，而幽幽慘慘之民氣，實含有一種之精采，無十年不放光一次。異日革命一粒火，必膨脹於亞陸。豈非立極之好機會乎？言論畢竟無效於世，願共入支那內地，聯絡秘密之社會，收攬革命之英雄，以測定趨勢之重心點。若支那得光

復，則印度可興，暹羅安南可振，菲律賓埃及可救也。而至如佛蘭西，美利堅，則民族帝國主義之梟傑，其國民雖高尚，吾不欲見之。夫汝欲恢復人權，奪回權利，使我黃人爲有名譽之種族，轟轟烈烈，建新紀元於宇宙間，此外不可求也！余聞之，始而悲，繼而笑，終乃拔劍起舞，五體投地，而謝二兄之指示，一生之大方針，於是立矣！乃議定余先入彼地，二兄從之，指以此事欲謀於一兄。發長崎歸里。

余語一兄以二人所協定，而徵其意見，彼曰：『使支那人而辨識高明深遠之理，此不可能之事也。若爲可能之事，而辨髮胡服，且僞託姓氏生國以說道，則是爲達正義之目的，以用權道者，吾所不取也。苟欲陳正義於天下，則其方法手段，亦不可不公明正大，若不依權道，則志望不行於世，雖不行之亦可也。』余曰：『志存於公而非私，成則登亞洲之民於自由，平等之天國，不成則以吾之血，浴自由，平等之魂，吾惟建三色旗以進行，於人雖見爲權道，於我無所病。』一兄曰：『主張一代而不行，公然號呼於天下，則百世之下，猶有繼其志而起者，余甯安之而已。』余曰：

議論已盡於此，君行志，臣行意，夫黃河清而聖人出，在一兄之年，或見之耳。」彼此背馳，不能歸一，遂揮手道珍重，各從所信而爲之。

余與二兄如焚，如沸，如裂之熱腸，而爲一兄之冷語所浸灌，幾隱隱奪氣，二兄乃自慰曰：「吾等之事如博局，吾與爾皆鈎注也。雖然，一兄之言，如宗家開基之法，彼其於功也，去頓而用漸，待時發生，吾等若不幸而死，其精神猶賴一兄而活。」二兄又曰：「兄弟二人不從軍，先人之格言，蓋恐一敗而兩死也，吾等賴正義立命，破除萬事，然苟得良友一人與之偕，庶足補萬一之缺陷。時友人吞宇君在東京，余馳往說，彼極表同情，遂約與吞宇先發支那之上海。」

吞宇君者，富於血性之偉男子也。故志一決，卽定支那之行，意氣飛揚，若瞬息千里，風利不迫，遂先至長崎修語學。余以旅費未來，遷延時日，未幾得疾入病院，又罹熱疾，病臥旅館。嗚呼！吾朝受命而夕飲冰，吾之熱衷至矣！抱懷大志，未能出發，身欲奮飛而病在床，余其數奇哉！

入夢寐之鄉國

余既經千回百折，而準備出發於錦繡山河，黃金海岸之支那大帝國，定大方針，達大目的。斯時也，志望如雲，身輕如葉，嘯傲凌滄，躊躇滿志，束裝待發。而先有一不如意事起，則表同情之吞字君，來自長崎，乞解盟約，問其故，曰：「吾於理想信念之上，來一大變動，余自信此行之無益，而且有危道。故願易辦事之方針，復歸於求學。」既屢揮其得意之辯舌，若以其心得者，詔余使服從，移虛靈有神說之妄，而論物質主義之所以合理，而優勝劣敗主義，而快樂主義，皆據自唯物論來所立之腳根點，終乃質言曰：「吾之所欲，單刀直入者，學問之問題，而非世界之問題也。求世界之問題，亦必於世界學問之國求之也。」雖然，余終不與之爭，獨立念第二之鄉國，懷旅資，孤劍飄然，向長崎而出發。

一千八百九十一年，實明治三十四年五月，余入夢寐間第二故鄉之日也。是時，余至長崎，乘西京丸而向上海，航行二日，望吳淞之一角。水天雲影，海陸濤聲，一

髮中原，睡獅醒未是支那之大陸！哉！山靈迎，余海若款，余即余亦謬附於似曾相識之列。船進港口，而大陸風景，眼底一新。江漢朝宗，華夷同軌，余立船頭，顧望低徊，潸然泣下，同舟錯愕，惟余亦不自知其何故。嗚呼！數行熱淚，洒向寒潮，此感此情，非與余同夢之人，安有索解人而同領略哉！船至上海，乃解裝入常警館。

居常警館十餘日，復探持久策，而移住於小客寓。傭支那人之教師，而始修語學。然居無幾何，客囊將罄，曩時聽說長安，出門西笑，今茲親歷其境，乃發居大不易之歎。讀「一錢逼死英雄漢」之句，未嘗不灰心短氣，欲訟直於運命之神之前也。乃不及待二兄之來，黯然與第二之故鄉別。搭郵船返長崎，悄然歸鄉，天下不如意事，十居八九，羊叔之言，豈欺我哉？

無爲之四年中

歸鄉無幾時，余與前田女士舉結婚禮。夫余既出於戀之重圍，今者過來人，抑復何懼？然余之知己前輩，皆恐晏安醜毒溺於新婦之愛，則意氣銷沈，不復用世，而

余以彼等之憂慮於余者，亦自爲憂慮。閨房荆棘，脂粉兜整，回顧此身，不覺戰慄。是故人天幸福，余直以爲苦痛之場。嗚呼！戀乎！愛乎！汝何負於余乎！但欲捕余而拘禁於汝之局內，則偶焉而不得不敵視汝矣！

凡資格未熟，而輕負責任於其身，猶不自以爲不幸而安之，則其人之出人必不遠矣。故貧而爲一家之主，志操未定而爲人之親，皆所以消耗才士之心，摧折英雄之氣，大好崢嶸頭角，終之與殭石同朽也。余之歸家也，三分家財而取其一，搆一屋於本宅之旁，不自知而醉於一家之春。既而生計之問題起矣，而一子亦舉矣。余感責任之重，戰戀愛，戰生計，兩不能勝，而三載星霜，如夢消過，浮世勞勞，何處可容快樂？乃復向楚歌聲裏，掩旗息鼓，跳身出重圍以行！

當時二兄罹病在熊本，治療之暇，修英法語學。余乃往提一計曰：『天下事不能待天之成我，能者自進而當其衝。弟幸識朝鮮亡命之士金玉均，彼殆無家無國之人。夢斷故山，而眼有洞察大局之力。若以三寸舌說降其心，使知支那問題之重』

要，彼或舉全力而爲援，號召海內外亡命，則天下事或可爲。予試往說之。」二兄大贊成，余乃出發而向東京。

玉城之南，品海之濱，清風洗都門之塵之處，有海水浴場，金君避俗而居此，往通刺，得謁，座有二三同席之客方劇譚。余乃請問，彼首肯。客去，命家婢棹舟，乘月明，把余手而浮於品海，以開談話之端緒。余乃正座而先述有意於支那之行，進說對於支那之觀察，終乃乞其援助。彼即應言曰：「以全世界運命，而博進於支那之一賭場。故支那者，不惟爲東亞運命之楔子，實世界之問題也。區區我朝鮮與日本，何足措手！吾誓此後，惟解決支那之局勢而後敢言他。先生言是也！」已乃小語曰：「僕亦有游清之志，準備已成，將發程於此日。往復不二旬，君歸鄉，待僕之消息。」余再拜進一觴爲金君壽，君受而飲之，發大聲，誦朝鮮歌。又命余賦詩，洽談而歸。嗚呼！「與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。」至今使余魂夢，猶繚繞於品海之烟波間，而當時之感慨何如哉！

余既述金君之言，歸告二兄，此時胸中志望，如潮如雲而起，美滿快心，直無言喻，但覺魂夢皆甜，飲食增勝。豈意遲客不來，眼穿西望，而新聞警報，傳金君於旅館爲朝鮮逆黨洪鐘宇所鎗殺。余與二兄，驚駭欲絕，電詢支那，果爲確耗。從古好事多磨折，余等惟一志望，方在開演之時，笳鼓未鳴，乃依不情之慘劇而斷。嗚呼！『出師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淚滿襟！』生爲連客，死作鬼雄，君既死矣，誰與余語胸中之秘密乎！

金君之喪，歸自支那。余與二兄發東京，會葬者以千數。中有一貌不揚短肥之紳士，余見之，若有異者。及至墓地，依友人而得通刺問訊。實際於瓊浦市上無名之英雄也。嗚呼！誰知此後爲救余等無名之恩人乎？

葬事畢，余又見一無名之女俠。女俠名玉，北海人也。慕金君而來東京，及有上海之行，舉一身之所有而付商賈，以助其旅用。余悲其情，送歸其寓，揮淚而別。嗚呼！誰知此後復賴此女俠而爲求活路之身乎？

翼哉，東亞三國，好合未媾，而怨毒先來。及金君葬時，正值風雲變態，轉動於黃海之津。朝鮮東學黨之氣勢益旺，而日清衝突之事機愈迫。於是屢調軍隊，募集通譯官，起國民兵之調查，行國民軍志願之運動。而余兄弟以曾遊支那，官召爲通譯，不赴。余謂兩兄曰：『如此不知何日逢國民軍之召集，不如暫遊國外。』時二兄欲爲支那行，而苦無資，乃出賣土地，不如意，姑典之，得數百金，懷至東京。余亦售屋開旅館，以爲妻子計。料理既畢，向東京。時有岩本君者，在神戶，盛稱暹羅經綸。余由與彼共事同鄉友，檜前君之紹介，而因知其國之情事，并知支那人於其國甚有勢力。乃翻然欲於大處落墨，小處下手，去無佛處而稱尊也。抱此疑問，至東京，復承二兄議方策。

余提出之方案凡三條：一、訪無名之英雄，披露秘密，而要求相助；二、潛身女俠之函館，專修支那語學，即以所帶之數百金，直入支那內地，三、暹羅之地，易於生活，而支那人占大半，若至彼以習熟支那之言語風俗，可作基礎，而見機以入支那。反

覆不決，終至不得已，悉試三策以行之。

求英雄豪傑於志士之羣，豈無一人之響應與助力？而終不可以允者，彼等不脫名譽與經濟之問題耳。是故眞英雄豪傑，不可以名求。至不得已而於青鞋布襪，碧髮紅袖中物色之，豈得已哉。余既籌畫三策，乃決意先向函館，訪無名之女俠，此時直以北海一藝妓，重於天下之有志家也。

至函館，即發書女俠以求面會，女俠自來訪余，問以來意，余正色告之，而求其處置，彼欣然應諾。而適值日清戰爭，支那人皆歸國，存者無教師之資格，深爲余悲事之齟齬。來旅館，贈菓子箱以告別。啓之，則烟卷中有無數紙幣在也。嗚呼！離情吉語，倘悅難雙，女俠今不知如何乎？一事無成，愧知已耳！

余歸東京，告二兄，二兄亦感女俠，起而顧余曰：『吾學方甄相馬數年，果於牝牡驥黃外得之，往哉！往說無名之英雄也！』乃相攜而出。

於車馬塵市之中，而自覺別有一天地者，無名英雄之寓也。主客鼎坐以談事，

音聲微，而意義高朗者，二兄也；正威儀，默坐而聽者，無名之英雄也；而危其結果，心其成效者，余此時之情也。彼之言曰：『兩君之志誠甚善，然我時未至，若假以時日，則必可副兩君之望，然兩君意在先熟支那之言語風俗，則能暫忍而潛於支那商館，以待吾時之至乎？苟無異見，吾自當紹介之任。』余等乃謝其高意，且乞熟思。

余與二兄之議，未幾即決，則二兄入支那商館，余至暹羅，分途辦事。彼即薦二兄於橫濱某支那商，且使衣滿洲服，垂辮髮。君平市隱，老子化胡，自是隱姓埋名，堅與舊友絕交，舍余與無名之英雄外，雖母妻無得知者。

暹羅遠征

余之決心於支那問題不復變方針而轉向。今者千里不歸，投荒披髮，乃仍心乎第二之故鄉而然。然而猶不能無小頓挫。夫天之阨余，亦奇矣！余既決暹羅之行，至神戶，晤岩本君，彼曰：『近率移民將至暹羅，可先期來會。余急歸鄉，整旅裝，再至神戶，則岩本得病甚危。而移民百人，既來以待出發，各處新聞紙，始逞攻擊移民會』

社。移民使改行布哇，而岩本君派與移民會社衝突，而移民與移民會社衝突，筆爭舌訟，出發無期，余乃決意先行，告別岩本君於病牀。

曾知豪壯奇偉之岩本君，至今而瘦骨其不盈把，眼淚其將欲枯乎。一見余，略施目禮，發微聲曰：「僕今如此，生死未可知也！所恨者，負暹羅商務大臣之托。」語絕不能言，移時復曰：「聞移民大半改行布哇，主張行暹羅者僅餘二十人耳，此亦天之未棄吾志也。願君代僕率彼等至暹羅，與彼國農商務大臣司里塞克侯，及我殖民會社諸同人謀，以定殖民之基。若如此，豈惟僕之幸，實亦日，暹兩國將來之幸也！」余由此一言，遂敬諾。

余受岩本君代理之托，移民會社亦公認余為代理人。約月給四十圓，外旅費百圓，於是航期遂定。

天下聲色，貨利死生，利害之關，可以拳搥脚踢而破之。所最不可消滅者，其功名之心乎！防之於右，則出於左，推之於前，則隱於後。是故功名者，英雄豪傑之攝影。

器也。余當出發暹羅之時，雖出思想，就實行，而其心即發於恢復人道，使幾億蒼生而得自由。然而豫測暹羅事業之成敗，想像支那革命之艱難，常夢見白衣白馬之將，率支那兵突入清國，卒死於敵，而備極慘狀。嗚呼！白衣白馬之將，非余之真我，乃功名之我也，浮之我也。蓋缺道義之信念，故心與道不相副。既入余夢，而復墮落之，功名之我，乃亦若是危哉！

發神戶，航行五日，至香港，更改船以向暹羅。行八日，將入暹羅，半島之風光，何其與大陸相似乎？天水相浮，雲帆掩映，湄南濁流，和波浪而染於海面，青草綠樹，千里一色，實與往年上海無異。顧瞻風景，使人追懷長政當年之事。彼二十之移民，猶且舉目絕叫，若有不勝感情者，而况於余乎！

船遡湄南河二三時，至暹羅之首都盤谷。余先上陸，至石橋君處，示以岩本君之介紹書，知殖民會社已解散，共乘舟以至司里塞克侯之舊邸，即借住日本殖民會社之曉鐘庵。是時移民雖不得從事農業，然猶幸石橋君等之周旋，乃供役於造

船會社。余任通辯之役，從事於殖民事業之調查，略詳事情，知爲要務。及晤司里塞克侯，乃有殖民會社再興之念。

司里塞克侯何人哉？彼國之貴族，而武功出身之人也。以老撾之役有功，被舉陸軍大臣，爲同族所讒，幸國王厚遇，使爲農商務大臣之閑職。然其人剛膽熱血，有智略，身在閑職，心不忘英佛之怨，而慨其國之終於無爲，自出資立殖民會社，以圖暹羅之再興，事與志違，而會社解體。

余訪司里塞克侯於邸，彼歡迎入室，先慰遠來之勞，已復愀然曰：「日暹兩國之交誼，不自今日始矣。今貴國之現勢，如旭日之初昇於天，而敵國則有秋風殘照，黃葉蕭蕭之感。榮悴殊途，則異日興亡之問題，亦可以決矣！貴國能以保護朝鮮之精神，以及敵國，敵國國民，實所感激。」又曰：「貴國今續投資而圖殖民事業，吾願表同情。吾義貧，貨此邸宅，可得十數萬金，以爲殖民會社之用，君亦可放手爲之。」余遂復有歸國之念，將說會社使再興殖民，合侯之力而共濟。

易變者，人心哉！殖民之舉，爲前途之利益，希望而來；今既求希望而不得，則不惜轉向以求他種利益之更鉅。而此希望之力，愈轉愈大，馴至沈鷲猛烈，雖有萬死在前，不足以懾之。從古英雄豪傑，所以多失足，而况乎無意識之平民哉！果也，余所攜移民二十人，一旦爲人誘，以賃銀之多，欲就泰爾拉克之鐵道工。泰爾拉克者，蠻煙瘴霧之鄉，前日本人亦曾服役，而死亡於此，故余堅不從，說利害以阻之，而彼不聽。乃宣言曰：『余重諸子身命，而不允行，今如此，余之厚意盡矣！茲以會社代理人之資格，再一言於諸子：不用命者，余與會社之關係皆絕！』且微洩余將歸國，以望殖民事業之意，彼皆有悔心。然中有六人者不止，乃寫絕緣狀，謂雖有不幸，決不關余與會社。

彼等雖絕緣，余乃具酒肴以送其行曰：『余取諸子之絕緣狀者，所以明代理人之責任，至余與諸子之關係，自別有問題也。萬一得病歸，卽至余事務所，余歸國，則求救於柳田君。』彼聞之而泣。然無救於其行者，何也？非不知勢也，非不知情也。

知之，而猶至不回顧者何哉？「黃禾起羸馬，有錢始作人。」則以生計之故，而墮落其生命者，蓋不少也！

歸國二月

余欲提再興殖民會社之議，故托後事於柳田，搭船歸國。自門司直航宇品，又直向廣島，即往說移民會社。彼云須開會決可否，乃待其結果，與諸友相往復以消遣之。

方余至廣島，即致書於橫濱二兄，以報歸國。二兄復書曰：「事畢即來。」既而電促余，乃急馳往。則二兄病臥，形神銷燼，聞余至，乃強起曰：「吾病欲見汝而愈。」又曰：「別後於勞動之暇，修英法清三國之語，精神過勞，欲速不達。」乃取牛肉，溫酒以供談笑。於是始聞日清戰爭之消息。翌日出東京，述暹羅事件於二三先憂之士，而人皆注意於朝鮮問題，無南顧者。獨吞恨返橫濱，與二兄談，翌晨將告別，彼凄然太息而言曰：「姑留半日可乎？」余若有不堪之情，縱談半日。移時，二兄更衣起。

顧余曰：『今至西洋料理居，共酒飯以誌別。』止之，不可。曰：『吾固言，吾病得汝而愈，可無憂。』是日，則歲之大除夕也。嗚呼！孰意杯酒談心，即兆死別生離之夢，人天揮手，永痛鴿原。至今回首前塵，肝腸寸斷，而當時固萬思不到者也。噫！

汽車行至神戶，更搭船向廣島。時正元旦，乃與諸友會飲。偶逢的野君，曰：『我友有末永者，欲與君同行暹羅。』既而殖民會社來告否決，乃至若松以見末永。議決立談之頃，約會於長崎。又獨至荒尾村之故鄉，視余母與妻。

居家未久，而余以暹羅之事，心怦怦動。嗚呼！別時容易，相見何難。後水前波，新人非舊。先是余與友人平山君有同行之約，書來促余，余乃至長崎，投宿於福島屋，以待末永。既而余之妻弟，亦立志而逐余後，至是同行得四人也。

長崎爲余與二兄之恩人，即無名英雄僑居之地。余與友人待便船而在旅館，共議將來事業，又談哲學，說宗教，見者不以爲狂，而以爲仙。余與平山門酒，末永與前田競啖羊羹，恣快淋漓。僕婢駭走。在福島之寓樓上，時如破鐘，發聲驚四屋者，末

永禪師之喝也，發啾啾之聲，而使人愁，繼以煩悶者，平山君之苦吟也，酒以盞，羊羹以盤，冷而飲，半熟而啖，人呼之謂「梁山泊」。

一日，無名英雄招余，而示橫濱二兄新事實之報告，所言則晤支那革命黨一人，其要如左：

『別後病復發。汝知讀此書之時，正余愁苦中得一驚喜之事乎？有知己宣教師，伴一支那人來問候。病愈往答，則知爲南清改革派之一人。彼由宣教師而知余之品性，且喋喋而述清國政府之腐敗，說在野有志家之意嚮，遂論革命之不可避。既又提出政治家之質問，余唯答之曰：「吾奉四海兄弟之說。」彼喜形於色，歡迎此言。又著四海兄弟主義之解釋，曰：「東西聖人之意志，皆符此一點。然此主義與現勢，猶十七世紀東西半球之相隔也；欲使相隔者而接近，惟有革命以爲之媒。支那於古來實革命國，近者西洋民族主義之潮流，益浸灌嚙蝕於太平洋之海岸，三島風雲，亦闌闌變色。吾欲乘此潮流，以達革命之志願，而與君

提攜，君盡進而助成之。」於是余知爲革命黨之一人，實揭明余之本性也。然猶飾爲冷淡，不與之下轉語。彼益深探余之意見，余幾窮於辭。適有二支那人來密談，余乃辭之而歸。要之，吾等對於支那從來之推測，決無有誤。今既有深入之機，暹羅之事，從速處置，一旦歸國，相談之事猶多。」

讀至此，而余若有無量數之電氣，襲余身而入；又若有無量數之熱血，迸余身而出。余之喜可知也；二兄當日之喜，更可知也。雖然，其慎之，其慎之！乃執筆草復書曰：

『拜誦手書，壯志欲飛，况兄身在其境，而接其人者哉！回而思之，對於初見者而漏感慨，決爲空論之人。彼等爲其激刺於潮流之迅，欲亂流而渡，乃入吾三島而物色壯士，其志可嘉。然究宜靜待時機，不宜輕露爪角，使人謂島民固易見畔岸。夫輕生一擲，或使將來謂我與謀叛，受人相結托，非誠終生之憾乎？雖相天下士，不當如此豫測。然聆音而識曲，竊謂不減師曠之聰，况此非第一人而言，

而口口先生之意見亦如是也。兄如同情。暫忍而遠支那之義士，以大有所期於他日者，自命如何？弟神馳左右，惟將乘船以處置暹羅之事。敬祝起居！書不盡言。

書去而余若有餘喜，反覆二兄之函，長幾一丈，字字顯生龍活虎之氣，意吾二兄非妄漢鑑者，乃欲急了暹羅事件，以乘機會而同行四人，待船三十餘日，望洋興歎，乃於談兵說劍之外，而發爲詩歌。於是「梁山泊」中，又別開一新生面。

當時暹羅木商山崎君適歸國，紹介其友八戶君同行。同行者意氣大振，乃各附「南」字而作別號，未永君曰「南斗星」，平山君曰「南萬里」，前田君曰「南天子」，八戶君曰「南櫻生」，余曰「南蠻鐵」，皆負不可一世之奇氣。水擊三千，扶搖九萬，意氣飛揚，復登酒樓，爲竟日之痛飲。臨行，而南天子作長歌，南斗星萬里二君和之。汽笛一聲，遂搭美國郵船而向香港！

第一之暹羅遠征

船至香港，值疫氣流行，各汽船皆不得乘客。而解禁之日，亦難豫知。於是同行五人，慨然發行路難之歎。

行路之難，吾等之所豫計也。今八戶君別有問題，而其餘四面皆窮措大，勢不可以十日延。與其岐路徘徊，不如舍舟就陸，橫斷廣東西之野，經安南入暹羅。萬里裹糧，結成探險之隊，此豈非男兒快心之事哉！口角飛沫，意氣衝天而述者，南斗星也。而南萬里和之，南天子贊之。惟余以陸行迂折，恐負代理人之責任，故暫置此議，而先提出與船長談判之件，皆諒余之意，余乃與南櫻生乘小舟至孔明號。

而船長述此事，乞請便乘此船，豫定迂回汕頭，新嘉坡而至盤谷，船長允之。乃歸旅館報告，皆曰：不得已也。議決，乃乘夜陰搭船。

船取順路，先向汕頭。忽墨雲縷起於天末，風雨之表針驟落，九龍港頭，揭赤球以警沿岸。俄焉暴風忽來，船傾簸不可止。白浪如山，迎頭打擊。曩時振衣千仞，濯足萬里之概，盡付諸巨浪洪流。而南櫻生如半死之人，南天子如大病之漢，南萬里亦

漸變顏色而不敢動。南斗星倒頭不食，唯余善步，善食，洋洋如平時。船停一晝夜，風平波靜，始再進行入汕頭。

出汕頭，經安南，自新嘉坡向盤谷。而余等之慘劇，乃銜尾接踵而來！余等上陸，入事務所，見移民二十人中，病臥者十七。彼皆往就鐵道工事而陷此厄，且有瀕死者。乃賴僧侶使重者入病院，輕者服醫藥，余以一身親看護之勞。而二日之間，死者三人，人命危淺，朝不慮夕。一棺附身，萬事都已！雖有金高南山之慾望，至此亦何用哉！

「人生如朝露，」此誰之言乎？余每思南櫻生之歿，未嘗不爲之拊心三歎也！余至暹三日之夕，同行諸友，招南櫻生臨洗塵之宴，余亦姑放棄其來日之大難，而尋今日之樂。歸寓時已三更，萬不料此夜之八戶君，至明日已爲隔世之人也！噫！

翌晨余方起，櫻木商店之使，齋吞海書曰：「南櫻生於夜病甚危，今招君往。」余至病廄，知爲虎列刺病，彼微聲曰：「僕不復生矣！願以患難之誼，帶骸骨歸。」余

強慰之。未幾，醫者至，曰：『命在今夕。』既而，三南亦來。余偷隙至病院，見移民病亦危。及再至，哀哉！死矣！鬼伯無情，奪吾患難之友，既悲逝者，行自念也！

南櫻生死之明日，病移民六人先後逝世。南斗星與南天子始下痢，南萬里以內地探險而往，而余之身，亦終爲虎列刺之所襲。

天命者，余自信之理想也。惟理想，故不能措諸實，而心惴惴焉自危。怵病名之惡，追想南櫻生與移民之死，覺陰森萬狀，疑已置身於鬼門關上，猛然迴首，則尙在床蓐。而院中之犬吠，人語，及身外事物，無一不露淒慘之景。恨天地，悲我身，獨不堪寂寥之感也！

天下易死者體魄，不可死者靈魂。而靈魂隨體魄。而將死未死之時，乃有一種不可思議之境界。故余於寂寥之感，一變而爲愚癡之夢。思哉，苟死，支那大陸，殆終沉乎！又思，橫濱之二兄，故鄉之妻子，母與一兄，及無名之恩人，思而泣。雖泣，何益哉！俄而一名譽之心起，俄而復一煩惱之心起，奮欲斷除，終無勇力。遂疲而眠，眠而醒，

醒而思，思而疲，又眠而復醒。心氣萬變，終沈妄想之海。余至是而信缺死生達觀之明，欲幾道而無及矣。

時余懷中存十餘金，欲爲病友移民吸粥之費。而余之病症，例無得生理。念既爲數理上之死人，故服從天命，不求診察，而心常冀萬一之或生。海洲君余素輕爲無情之人，至是率醫者來診視；柳田君亦爲余唾罵，乃時來看護。前後從柳田君之議，飲披爾一杯，此爲余返魂之香，奪命之丹，其味至今不忘也！自是熟睡而醒，神氣爽然，而余命乃奪之於鬼伯之手，還我英雄豪傑現世之人！後二日而能步，三日而能噉。乃辭柳田，走訪海洲而謝之。

既而橫濱二兄書來促歸國。時移民大半逃往新嘉坡，存者惟勇噉牛肉之四五病人，成事不終，將爲世鑒，乃共議方針，皆曰：『若殖民事業終於此，無論消亡，司里塞克侯之熱望，異日消息，將影響於國際。愚民不足賴，顧吾等四南，自採鋤鋤事耕作，開殖民之基，以作理想鄉前途之小影如何？』皆鼓掌曰：『善！』

成事者必有預備。今余等之預備何如乎？余乃與南斗星訪海洲，說以糧食事，又攜通辯訪司里塞克侯，要求耕地農具，皆大喜，乃勇氣百倍。脫洋服與靴，而穿草鞋，牽牛擔農具，婆娑於烟嵐瘴裏，柳樹陰中，真態入畫。帝力庵之「新梁山泊」於是而成。

先是南萬里與益田，爲調查山林事業，而探險南萬里，謂有二三十本之朱檀，益田君以爲有三百本。二人報告雖大差，然皆以爲有望之事業，協力計畫，而帝力庵創業日淺，饋餉將不繼，余乃與益田君同船歸國。適岩本君病愈來暹羅，亦與同行。共由海洲君之援助，得購赴香港之船券，相攜以歸。

嗚呼二兄死

「向國惟看日，歸帆但信風。」船至門司，而故國山川，倍露其可親，可愛之態。三人者不暇領略，各從注意之方面而行。余至若松訪的野，歸南櫻生之骨，爲盡對於亡友之義務也。又由的野得旅費，欲先返長崎，而致之亡友遺族，何圖却聞自己

之悲報乎！

的野君見余而驚曰：「君回國何不歸？」余怪問之，彼曰：「君二兄入橫濱病院，余大驚，即欲辭去，彼曰：『願少待，前聞將退院。』沈思良久，又曰：『令母亦在國之病院，余失色，乃決意辭的野先歸鄉。」

歸鄉，家人謂余曰：「母二三日內可出院；二兄之病狀亦日起。」嫂猶取出二函曰：「是十日前來者也。」書曰：「吾身體虛弱，終不可任大事。此後當誓墓，隱於大谷之山莊，先父別業之地，與農父爲伍，不復作世界觀矣！」乃信其言而喜之。翌晨，與一兄共向熊本病院。

至病院，謁母，說病中之甘苦，又語及二兄，云四五日內可歸。余亦語九死一生之事，各驚且喜。一兄準備出院已畢，余告母以亡友之遺囑，願到長崎。

余與一兄至停車場，送母行，而忽得一平地風波，晴天霹靂之電報，則橫濱友人野崎君所送二兄危篤之信也！余與一兄即飛車至停車場，送母之後而歸。

天未明，與一兄至大牟田，搭汽車而向橫濱。知不在病院，即至野崎君之寓，則知於昨朝死矣！今在品川東海寺，乃復搭汽車以向品川。

余至品川驛，入東海寺，而頭之酸不可止，眼中之淚，如急雨飛瀑之驟至也！既入門，親戚故舊數十人與野崎君皆在。室隅置曰木棺。嗚呼！即余二兄所長眠於此，而將永拋棄其擎天擎雲，挈亞洲之全局而還我黃人之大事業，乃一睜而不復視者也！時尙未含殮，見如漆之髮，長垂於後，兩手交於胸前，而唇隙間猶見雪白之齒。淚絕聲嘶，問之，而若爲微應之狀。玉樹長埋，自由終死，國魂安在？臣精銷亡！嗚呼！痛哉！哭已，一兄私語余曰：『頭之周圍何爲而剃？』余默不知答。野崎君又取出一書曰：『是由枕中而得者。』表面有母上樣，兄上樣，下署己名。披之，則國歌一首，辭曰：

『大丈夫之真心如梓弓，

放而死者吾其不英雄！』

嗚呼！彼如何欲放其梓弓乎？恐余與無名之恩人，莫知所措也。既而野崎君復出一書，則遺言於野崎君者，囑葬於東海寺亡兄之傍，及喪費所出，悉遵其言。翌日，

以佛禮附葬之，嗚呼！望八荒之寥廓，何地埋愁？送九幽之沉冥，問天不語！鬼雄作伴，斷腸開碧血之花；石室連床，細語話劫灰之夢。兄則死矣，後死者何以爲情哉！

檢二兄遺物於野崎君之寓，出其衣服，則多支那滿洲裝。搜其書冊雜具，則不見隻影。由野崎之述，知兄以母病，每發書而言恢復。唯待余之歸來，每日必數問，聞戶外履聲，或門帘微動，必驚起。余問二兄逢支那有志家之事，野崎君茫然不知，唯曰：『時有支那人來訪。』問以何人，僅曰：『支那之學生也。』更至病院，問看護婦，則於死之前三日，毀書類而燒之。塵寰委蛻，乃并此手澤之存，而亦羽化之耶？

與一兄歸故鄉，覺此處，淚之國也，愚癡之世界也。春非我春，秋非我秋，居於淚之國，置身於愚癡之世界，如自削吾身以責吾罪。蓋使二兄得余當日之書，不枉情而固守秘密，則沈痾纏綿，或不至於此極也！

余思生平遭幾多之困難不幸，如城頭懸布，絕而蘇，蘇而復上。至於今，而遂欲削迹人世，終爲山中之人。否則甯屠腹自殺，而後就吾心之安也。雖然，余常落於不

幸之重圍，而卒跳身以出者，實一片之志望也；而志望之母，惟二兄，故二兄死，而余之志望，不啻與之俱死！然欲不死吾二兄，則以余志望之能生與否爲斷。而余今於聲嘶淚絕，入山恐不深，求死恐不速之時，忽若有長虹奔赴，活水湧出，以蘇余之志望者，意者其猶二兄之賜歟？

開新生命面

嗚呼！余活動之志望既絕，而歸於淚之國，立於愚癡之世界之時，在暹諸友，定責余之無狀。然而余一身之不可保，前途之不可以決，愛也，而不如其悲矣！既而在暹友人來報曰：『移民一人自殺，帝力庵不可支。』余乃謀百金以應一時之急。既而南天子與南萬里先後歸，說帝力庵之慘狀，余乃以悲二兄者悲移民，遂與南萬里相攜入東京。

入京之志望，在維持帝力庵之策，傍助益田君，使成立山林之事業也。而以一條之導火線，直轟裂破壞余之思想，復以接續線，使余等轉向於支那之問題者，誰

乎？
實長缺君其人也。

長缺君非獨導余復入支那之問題，而先使余識改進黨之一人。余之曠目語難於改進黨，聞其名而惡，見其人而思避去者，是先天也。遺傳也。心醉於自由之文字，故非自由之矯派之真主者，皆厭之。而長缺君所引改進黨之人，則木翁是也。余不欲見木翁，而長缺實要之，乃與南萬里訪之於其寓。

人者，批評之動物也。初相見，必生是非其人之心。故眼光接觸，必判斷好惡，所謂直覺之判斷也。世稱木翁皆曰「策士」，然余心中無策士之感，見其飄忽洒落，而即判斷之曰是「好人」。彼冷然含笑而問曰：「暹羅之事如何？」如嘲如弄，然余心中無不平之感。乃答以殖民與山林之事，彼一言斷曰：「無益也！人生不知賣買會社，不能殖民；至於山林事業，必先知所出之材木，乃說材木商，使出資本，若無此計算問題，猶無益！」乃呵呵大笑。余強說所得朱檀，黑檀之無代價者以自解，而彼更不傾耳。良久曰：「先與君說材木商，不得已，則背水商店也。」乃作紹介於背

水書一封。

見背水商而無效，乃走告木翁。彼若隱知余者，突然問曰：「君之一生，將何爲乎？」余唯答以聽物數。彼又曰：「究須金儲，中止可乎？」余曰：「謀金儲以行其目的，何能中止？」彼曰：「金儲一生之事業，有金儲而後天下之事成。夫大丈夫磊磊落落，當從大處落墨。耕問奴，織問婢，何用子之勞心爲？」斯時長鋏君暗促余，余遂膝席而告以志在支那，且乞臂助。彼曰：「諾！」一語之重，九鼎泰山。嗚呼！余之出失望之谷，而再入希望之天地也，其以此爲始矣。

先是余與南萬里同居內幸町之旅館，而得惡疾。南萬里爲攜醫生來診，彼勸入病院。乃作書以告先輩雲翁，得四十金，入上櫻木病院。嗚呼！當時若無二三友之看護，與雲木二翁之惠贈，余其爲窮鳥哉！

再入夢寐之鄉國

「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；烈士暮年，壯心不已！」余雖無狀，尙未遭遲暮之感也。

病既愈，而不負木翁之厚意，與南萬里長缺，共受□□省之命，視察支那□□□之實情，退院整旅裝，病復發，南萬里長缺遂先行。余從醫士之勸告，避客而移居大森。

天使余沈疴之不復瘳，而領略藥爐經卷之况味，不知乃授余以前途之大機會也。余病既癒，仍定期出發。訪二三知友，至小林君處，有輕敏而短小，年半百而斑其頭之客，知爲曾根君。曾根君顧余曰：『僕有老母，明日張壽宴，將紹介一支那人於君。』余喜諾。抑不知此支那人者，爲誰乎？

曾根君爲余西鄉革命，鹿耳戰死之亡兄之友。故入門，見楣間懸余兄筆迹之畫，又出示舊函，爲明治六年馬賊蜂起於支那時所寄於在清之曾根君者。書中之一節曰：

『先有馬賊蜂起之報，惟爾後如何？乞見示爲島國民，實虛生天地，惟有建三色幟，逐大陸民之後，以參翱翔。埋骨櫻花之叢，不如馳騁於淺草平原之爲樂。』

書不盡言，伏而待命！主臣！主臣！

此足表示余兄弟之意，先後皆不謀而合也。此又動余今昔之感也！時至入席，曾根君謂曰：『今日紹介於君之人不來，君可自訪之。』乃出名刺，則表書陳白君內記橫濱之居所。幸哉！庶幾其爲此人乎？魄授魂與，神交千里之外。彼此時腦際，直影出二兄所遇之支那人之像，乃謝曾根君之厚意而歸。

南萬里長缺，既巡遊南清而至香港，暫駐以探廣東之消息，以待余至。余自東京至橫濱，爲訪曾根所紹介支那人之寓。求會，則一龍翰鳳雛，蘭薰雪白之好人物也。彼見余若有驚。余曰：『神交久矣！君爲余兄之友。』彼凝視名刺，忽如有悟。既知二兄之亡，歔歔流涕，仰天而歎曰：『約再會而終不來，思訪之而不知處，迎不見其首，隨不見其後，方以爲神人，豈料其歸於夜台之寂寞哉！』余乃實告一切，以爲一部之懺悔。言漸入以後之問題。

余非獨識陳白而已，又知與中會中之內部，并知其首領孫逸仙之名。出書一

小冊題曰「Sun Yutsen kidnaped in London」乃孫君自記幽閉於英之清使館之顛末者也。余於是知彼爲興中會之一員。明治二十九年，建革命之旆於南清，一朝失敗，而與孫逸仙共亡命。孫君去英國，彼至日本。既聞余南清之遊，以爲願，且紹介其友何姓而別。

余至香港，則長缺既去，南萬里待余不至而將行。遇於船，載與共出，決以翌日至澳門。爲求陳白所紹介之人，欲因以識支那奇士。

余等不知何姓之果在澳門，而南萬里於此識張姓。故余等至澳門，先訪張姓，情懷懇摯，張宴樂以歡待余等。而秘密會事，則百探而不得其要。強問之，唯捉筆書內有康有爲，外有孫逸仙，中國之事，未墜於地。復探以何姓之歷史，則先辨與其人無交際，僅書現在廣東某處，而使余自訪之。

余等至廣東，即於某街得何姓之寓，相見道來意，出陳白之書，彼隱讀竊視。即書曰：「二君寓何處？願來謁而受教。」乃告以旅宿之所在而出。

余等歸旅宿，而何姓踵至。慨弊政，惡專制，以國權，民權爲念，與張君同。一問改善之法，則顧左右而說輔車唇齒之關係，辯疏其與孫陳不相知，使人疑其首鼠而爲無血氣，不勇敢之輩。余遂自進而說支那之現狀，天時人事，相逼而入於革命之潮流。有王者起，願奔走於三色之旗，而爲革命軍中馬前之卒。不應，惟如恐，如怖，如復有所要求之中，僅漏一會員之名，曰香港歐□□，與中會之會計。余等乞紹介，彼以無交情，不應。又制余曰：『勿用吾名，唯到□□會堂，則可見之。』此亦闇夜之螢光也。乃急起直追，如稍縱即逝者，搭船歸香港。

□□會堂，耶蘇之說教所也。適當日曜，人集聽宣教師之演說。唯余等非爲求天國而來，乃欲求三色旗下革命黨運動之一員，而談天下之大事也。禮終人散，見澳門之張，乃就問歐姓，依所指示而通刺，彼喜而迎，問以來意。

余等乃言曰：『凡禍非迫於眉睫之燃，而爲彼此兩不利。一國之人可當，則獨當之，而必提攜以互誓者，事有不可已者存，現在之危局是也。雖然，方法亦夥矣。燦

陳古方，與夫海外之劑，以痾瘵之關，而求道於友邦之士，先生其有以辱教之矣！彼所答者，皆支那人常用之「輔車」「唇齒」論，而奮髯抵几，則比何張稍激烈。彼等遂自提出支那革命論，以問其是非。彼鼓掌曰：『有是哉！若倉海君，而肯助力，豈獨博浪一椎，吾事之成實必矣！』乃語前年之失敗，與首領孫逸仙之近狀。且曰：『如君等志助吾黨，宜急與孫逸仙相見。彼前月已有發倫敦之報，不日當至貴國。彼之所以來，亦欲於三島求俠士。』余等心爲之動，乃與南萬里略議歸國之事，爲逐孫逸仙之後，以一觀該黨所謂首領，即吾輩心目中庶幾或得之支那大英雄其人者。

當時嶺南人士，有與孫逸仙相頡頏，名聲隱隱動亞陸，隱然自命爲中國之一人物，則康有爲是也。彼等於其思想，主張無二，則共把持共和民權之說也。惟孫取泰西之學，康發漢土之微；彼養於耶蘇教，此育於儒教；前者質，後者華；質則尊實行，華則尙談論。二者見地雖同，其素養性格不相同也。如此，則孫爲革命之急先鋒，而康以教育家自居也。革命之急先鋒，既立而仆，故逃往外洋，使人思再舉之難。而教

育家之康，依然在其村塾，猶振懸河之辯，而說共和自由，放燦花之筆，而痛論國政前途，似有不可測者。人心之漸向於彼，亦宜也。余亦聞其名，竊欲與其人相見，適彼以北上不果，遂決意歸國，以爲擒萬卒不如得一將。抑孫逸仙者，爲何如人乎？

興中會主領孫逸仙

孫文字逸仙，廣東香山縣人，世業農。方氏之幼，亦猶執鋤，以親隴畝，稍長，習商業，傍修英語，漢籍數歲，稍積貲，英語亦熟，乃從香港之洋醫某學，及卒業，至澳門開藥局。而當時南部志士，偶有組織支那青年黨之舉，此實孫氏顯頭角於政黨之日也。辨才如畫，熱血如焚，奔走會事，積資格得推爲首領，則興中會成立之原因，兆於此矣。廣州爲東西洋文明之交點，歐學來航之首站，氏既仰吸自由民權之空氣，俯瞰民族，帝國主義之潮流，熟慮深思，隱然有帝王思想，乃慨然廢醫業，而虎嘯一隅。當明治二十七八年，日清戰役，氏以爲時機可乘，竊購入軍器彈藥，將起革命於南方。準備既成，而馬關條約已開始，豪俊雲來，會黨響應，人騎虎背，矢在弓弦，遂集

兵於兩頭，西河，香港三處，自居本部於廣東省城，計時發電，何圖天不祚漢，慘淡風雲，疾雷失箸，隱謀忽洩，逢官兵之逆擊，僅脫身而逃於澳門，更密航香港而來日本。始改裝截髮，航布哇，更自美國入英京，復爲支那官吏所誣，被囚於使館，呻吟鐵窗者數日，乃以手書置煤屑中，傾棄於外，得爲內閣大臣沙士勃雷侯所聞，抗議得脫。乃自記幽囚顛末，刊行於英京出版會社，暗寓謝忱告別之意，載一片耿耿之志，而復向扶桑，使余等聞之，而如流星之逐月，歸國以迎此君者，豈偶然哉！

發香港七日，至橫濱，欲迹孫氏，先訪陳白，不值而返。翌辰，再馳往，則尙未起，劃然一聲，雙扉洞開，首肯而出，迓者即曾見寫真的支那興中會首領革命黨孫逸仙其人也。坐定，余出名刺，述初交之酬應，彼云由陳白而知余，且知余亡二兄之事，今日得相見，殆天假之緣。嗚呼！『滿堂兮美人，獨與余兮目成。』今日何日，心中之喜可知也！惟其舉止動作，飄忽不重，使人稍生失望之心。既而入洗顏漱口，余於斯時，腦中之旋渦亂起，以爲此人能背負四百州而立乎？能揮政權於四億萬衆之上，而

有民主之資格乎？能逐夫華盛頓之後，而與布魯東、巴克甯輩相齊足乎？余助其人，而足以遂我志乎？余依外貌而試判鼎之輕重，竊不自量也。

英雄不與人以易測。英雄者，不可以名求，不可以威儀容貌求。余自恨陷於東洋之皮相學，而頃所謂飄忽不重，使人失望之孫逸仙，一變而眉宇丰采，咄咄逼人，正襟危坐，而開談話之緒。余先發問曰：『君以支那革命爲志，願聞君所謂革命之宗旨，與方法手段之詳！』彼徐對曰：『余以人民自治爲政治之極則，故於政治之精神，執共和主義，然余謂此事，直有革命之責任者也。况清虜執政柄，三百年於茲矣。我黃帝子孫，神明之胄，忘越王之殺而父，而覲顏以事之久矣，其無天日也！彼虜者，愚民之術日工，腹脂屯膏之術日巧，而良田好山不自珍惜，猶復任人取攜。夫彼虜不能保，則何如舊主者出，光復而自保之？此天經地義之不可易者也。此吾徒不自量，欲以三色之旂，代黃龍之僭號，而天不助漢，空遭蹉跌，然不足以灰余之心也！』

守如處女，出如脫兔，此非英雄之狡獪手段，而實英雄之本色也。彼其一言一語，熱情奔沸，終示猛虎嘯深山之概。乃續言曰：「人或謂共和政體，不適於支那國民。不知共和之名詞，誕育於支那二千年以前。文明之兆，若是其占先也。我國民之所以思古者，偏慕三代文明之治，而三代文明之治，實捉得共和之神髓。無謂我國民缺理想之資，無謂我國民乏進取之氣。即其饕慕文明，實足顯其有自治之幹局與資格。試觀不浴政廢之澤之荒村僻地，無在非自治之民，立尊長而聽訴訟，置鄉兵而禦強暴。其他一切共同利害，皆人民自議而處理之，共和政治之雛形，而文明之花，初胎之蓓蕾也。吾觀□□壽命，亦不過數十年，有豪傑起，拳搥脚踢，倒政府而自組織，則我國民之前途，殆未可以量也。且吾主張共和政治，而必以革命為先導者，非以同胞之頭顱，血肉為兒戲，蓋欲求文明之幸福，不得不經文明之苦痛。夫支那古來革命之歷史，實未有完全之方案；一方搖動，則百方之羣雄起而割據，互相雄長，常互數十年而不統一。夫統一，則豈必一王之為尊也？今我輩革命，尤困難矣！」

主客相爭，常有第三位者之干涉，欲避干涉，惟有行疾雷不及掩耳之革命，而與行革命同時。又在使英雄各充其野心，萬弩齊發，萬馬齊足，一朝布置，作聯邦於共和名下，公推行夙望者，雄長一部，而中央政府，遙領而熟馭之，亦不至甚見紛擾。所謂行共和之革命，而有便益者，此也。」

彼以一種可悲，可壯，可歌，可泣之語氣與態度，滔滔而言曰：「嗚呼！今舉我土地之大，民衆之多，而爲俎上肉，餓虎爪而食之，以長養其蠻力，而雄視世界。若以有道心者運用之，則足以提倡人道，號令宇內。余世界之一平民，又人道之擁護者也；雖綿力不足擔大事，然今非求重任於人，而可享事外之福，故自進而爲革命之前驅，以應時變。天若眷吾黨，有豪傑起而來助乎？余卽讓現時之位，而服犬馬之勞；無則自奮以當大難之衝。余固自信爲支那蒼生，爲亞洲黃種，爲世界人道而盡力，天必有祐助吾黨，卽君等之來，猶是也。天機已動，吾黨宜發奮努力，而不負諸君之望，諸君亦宜盡力，以助吾黨之成！救支那四億萬之蒼生，雪亞東黃種之屈辱，恢復宇

內之人道，唯在霹靂一聲之革命耳！革命成，而他之問題悉迎刃而解矣。」

彼何其簡而能盡乎？言貫理義之精，語挾風霜之氣，若不勝如燄之熱情，燃而向上；又不勝如花之辯舌，燦以發舒。此實自然之音樂也；革命之律呂也；此真布魯東巴克甯之流亞矣。余首肯，余心折，余私自懺悔。彼其胸中，具數萬甲兵；彼其度量，可容卿百輩；彼其手腕，可以揮斥八極而無忤；彼其容貌，可以備具四時而有餘；余無以盡之矣！『百年老樹中琴瑟，一斛舊水藏蛟龍。』孫君者，可謂東亞之珍寶也。我島國民，所謂俠，所謂武士道，大和魂者，皆不足當一笑。嗚呼！不愧死，其亦當羞死！

余告孫君：有南萬里，願紹介見，共席暢談。於是日本政黨談，有人物談，有歐美國是談，有支那現狀談，有宗教談，有哲學談，談愈深，戰愈劇，情愈密，乃訂期再會。歸旅館，又出旅館至東京。

余以孫君事告木翁，終由木翁之高義，館於東京。南萬里以語學教師之名義，與孫陳二君同居，而商榷前途之事。

時筑前的野君偶來電，促余往，云創刊新聞，留余助力。余乃任番外記者之役，凡翻譯，訪問，發送，校正諸事，無一不預。勞動異常，居數月，接東京急電，乃辭歸。

余至東京，謁木翁，手投數千金而謂曰：「聞海外風雲，不久當有變動，暫出遊，其運動汝目的之所欲達者。」乃相議，孫陳二君移居橫濱，余與南萬里翻身復入支那，向上海出發。

素人外交家

當孫逸仙避迹扶桑之日，正康有爲得志清國之時。榮悴殊途，炎涼異態。清國皇帝，醉心於維新變法諸說，舉全國以聽命康氏。銳意革政，盈廷臣工，悉數反對，復傾死力以冀排去。北京政海之風潮，岌岌轉動，而康氏猶未之知也。炙手可熱，飛鳥不落，巖巖哉，隆隆哉！二人遂於上海決議，分途運動，南萬里向北方，余向南方。

余先至香港，投東洋館，竊交與中及三合會中之人。而忽有天外飛來夢，想不到之奇情壯彩一事起，則由友人宇佐君，而得與菲律賓獨立志士交結之一段歷

史。

當亞洲大陸風雲未轉之時，而洋面風雲已兩變其顏色。則菲立濱人脫西班牙之羈絆，而復來美國之干涉，不久將有血戰。而余以其時與菲島之人相交結，何其多事乎？余誠不自知。而一聽□□□君之演說，則觸余慷慨之感情。彼擊桌而言曰：『曩美國與西班牙戰，而使我國爲內應，許以呼吸海天自由之空氣；而我等乃撞鐘伐鼓，建獨立之旆於太平洋之海面，擲可驚之代價，將以達非常之希望故也。事成而食言，卷舒我海天之空氣，以入於美洲之大陸。夫我菲立濱俠義的同胞之頭顱，血肉，豈肯虛擲，爲他人作嫁！前者爲自由，而與西班牙戰，今者，獨不可爲自由而與美國戰乎？亞洲俠國之友，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有提一師旅渡海而來者，吾菲立濱神聖祖宗之靈，實福祚之！吾先代菲立濱同胞九頓首以謝。嗚呼！其情悲，其言豈忍多聞哉！』

唧唧復唧唧，惺惺惜惺惺。余與□□□君交漸熟，談漸深。彼問曰：『阿圭拿度

從衆民之意向，有意日本，效秦庭之哭，爲將伯之呼。」余深贊阿氏之行，謂政府不助，民間必有擺倫樂歡脫其人者。彼曰：「阿氏之意亦決矣。但暫爲慰藉部下，使無輕舉入內地，不日當來。」余乃與□□□君待阿氏，而終不至。遂託後事於宇佐，獨赴廣東省城。

在廣東，與興中會諸人交益密。又由友人田野君，得交康有爲一派之士。時康執朝權，聲望猶日之中天。因而門弟子人人以帝師王佐自命。龍吟虎嘯，氣象萬千。然孫黨及他部之人，皆目爲變節漢。以其擲共和主義，而降於夷王故也。花葉不相對，旂鼓自相當。軋轢方始，而余立於兩者之間，振外交家之手腕，以通其驛騎。竊私誇以爲歐美之國際家流，未遑多讓也。

一日，余赴革命黨員秘密之會飲酒酣，一人謂余曰：「余等雖志在革命，然鮮有軍事的智識，欲乞君一探察省城之□營。」余曰：「事固可。但余疏粵語，而形狀非支那人，如何？」復有一人曰：「以君之風體而髮甚長，能改裝而雍其綠髮，可乎？」

僕現在□籍，常有門鑑，願爲君嚮導。門者詰君，將代應曰：「是山東人。」余快諾。乃招黨員中之理髮商，雍四圍，而效豚尾，戢張之髻，存上去下。一人出市滿洲服，余徐試之，皆環視曰：「善。」乃約明日與□□□至□營，乘輿歸旅宿。

未幾，而香港友人急電促歸，不明言何故。翌辰，作書以延□□□之約，與田野共回。則知北京改革派之蹉跌，有毒殺皇上之報。南萬里偶由北京通信，合表對照，知不訛傳。既而電愈繁，人心益洶，孫黨之人來云：「機會至可乘。」康黨之人來云：「願天眷祐斯言之不中。」日往來於余之旅館者，數爲大增。

既而有電云：「康有爲已被捕。」又云：「已逃亡。」電生風說，吹萬各殊。余乃與田野略議應急之法。曰：「田野君搭夜行船歸萬草堂，竊爲其家族及門弟子備脫逃之事。余探求事實而打電，事急時，雖幾十人，余自引受。」田野君乃告別，昂然向廣東。

翌晨，草堂之學生四人來，皆失顏色。問以來意，曰：「欲面田野先生。」余告以

返草堂，皆大驚，乃慰撫之。是夕，田野率學生數十人至，曰：「康發密電，命逃亡。」自是余之旅館極爲繁盛。

斯時有一電云：「康有爲發上海而向香港。」人皆疑之，余亦不信。而康之弟子，則禮天翹首而祝其言之實。乃未幾，而帝師王佐之康有爲，果搭英國郵船，由同國軍艦之保護，而安抵香港，由香港政廳之保護，安置於警署之樓上。

康既至，而門弟子爭先見其師。然亡命而來，悉流丸飛劍之客，溷跡其中，僅許高弟中二人會見。此二高弟常往復於余與康之間。蓋康知余爲孫黨之人，雖感激而未嘗不疑忌。藏己身於秘密，而先以餌之術試余，夫彼亦有心之策士哉。余則坦懷露胸，以對門弟子之請，曰：「以如絲如綸之上諭，而欲掃支那三千年之垢弊者，愚也！垢弊之來，在乎人之心，而支那之心，其視王言如劍頭之一映久矣。欲使王言而有效，則莫如蓄雷霆萬鈞之力，鋤殛當道之權倖，而欲收鋤殛之果，則兵與馬之後援也。夫康君有鋤殛之願，而徒賴君權，以一紙書而翻轉政府，此其所以敗也。」

二弟子又問曰：「已往不可追，今後之問題將如何？」余遂自爲革命之講師曰：「今若以鋤殛權倖之覺悟，而斷行改革，其需兵與馬之力無論矣。然兵馬之權，皆在政府之掌握，而談論之士不有也。至於輟耕倚疇之草澤英雄，秘密結社，皆以倒清扶漢爲旗幟，哀哀保皇黨！當向何處而求助汝之張目乎？思至於此，則知革政之難，難於革命！」二弟子進膝而問曰：「願問所謂革命之方？」余答曰：「如君等之說，則貴國皇上，世界無比之英主也。國君而喜共和，民權，則查理士、路易十六有慚色矣！而君之皇上，苟下詔自遜位，而爲一平民，順服共和，以待天與人歸之人，由衆舉而登此座。若富貴逼人來選舉者，不在他人，而仍出於君之皇上，則君等之勢力固矣！何權倖之反動？何倒清扶漢之陰謀？何哥老三合與中白蓮諸會之相逼乎？此千古無比之英斷，實不愧爲康君之主。卽不然，而康君自結志士於民間，樹義旗於中原，連下十數名城，氣勢一盛，待皇上之自來歸，亦可也。若兵不血刃，而欲一掃

千年之積弊，建五洲各國未有之大業，志願大矣，精衛之魂，其猶蘇哉！二弟子愕
眙噤口，不敢言，懷片紙飄然而去。

余爲此言，蓋重康君之至也。康君一書生，能以手腕運動其獨夫椅上之傀儡，
行百日之改革。門牆數千，不乏英傑，南洋資本家，肯出死力以爲之營救。故利用此
機，欲紹介與孫黨結納，更爲暗通哥老三合諸會，呼起風雲之夢想，乃一吐其方略，
而欲使之聞也。

雖然，余揣康之情，而知余言爲不入耳之歡者。彼方以萬里孤臣自命，而抱臣
罪當誅，天王聖明之謬解。竄身萬里，猶感泣皇上之殊遇，擲共和獨立之主張，至今
日而三變其說。而欲使爲革命黨者，彼所不能也。卽革命黨亦目彼爲變節漢，畔立
不成，復豎降旛以求合，則決不使其立於主動之地位，而聽其發縱。夫彼亦既知之
矣。且彼猶自嵩高其聲名，醉皇上之馥澤，甯利用改革之惰力，而急轉現勢，捲土重
來，再執政柄，以遂初志，此則可原諒者也。但徧地鉏魔時無景監，出門皇皇，正不知

稅駕於何所耳！

然而彼尙有破涕爲笑之一事：則受英國軍艦之護送是也。衆皆欲殺，吾獨憐才。其高足弟子，又得伊藤侯之授意而往日本。思可依賴，惟此二國。至英乎？至日乎？腸一日而九迴，淚如傾其千斛。而余於二弟子之來言，微覺其師之有意於日本，且望日本領事來見之意。則扶桑俠士，深願盡力於患難之交，乃奮然與宇佐君共至日本領事館，面□□君而探其意。

曾知天末一官，頭銜冷落之領事，却余等之請，不得要領而還。翌日，再往懇，仍不應。請用暗號電信，又不許。至三踵其門，乘其不在，而訴康之歷史與請願於其細君。翌日，領事函招余，急赴之，則已變冷面而爲熱情，言欲以箇人之資格，而訪康君於警署。

越數日，二弟子復來，出皇上之密電。則一寄於□□公使□□君，一寄於內閣大臣大隈伯也。余由領事轉電之，而返電不來。門弟子漸失望，既而□□君返電曰：

「非文書則意不盡。」數日復來一書，則爲對於領事之訓旨，余等益喪氣。於是再電大隈伯，則返電曰：「如康有爲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。」此轉機也，乃使宇佐君達康，康遂約余會談。

「望門投刺思張儉，忍死須臾待杜根，我自橫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膽兩崑崙。」余之崇拜康君，而急欲一見其人也久矣。夫以康較孫逸仙之龍行虎步，則嶺南無我，卿當獨秀，今雖亡命之餘，必猶不失支那人之風采。披帷入謁，則見彼敝衣垢面，愁眉雙鎖，直隱然惹俠士之同情。余唯述「爲天下使君苦勞」之一言，彼亦含笑答謝，謂今非述酬應之語之時，宜直談天下大事。

彼自北京改革之起源，至政變之結局，詳敘爲述。滔滔數萬言，輔以巧妙之舌，琳琅之聲，實有一瀉千里之概。而其議論之如何歸結，則歸罪於皇太后。以爲上開罪十一世神聖祖宗之靈，下負四百兆蒼生之望，除之不爲罪而反爲功。余反問其除之之方法，彼取例於日本維新之事，引津田三藏，說李鴻章之負傷事件，舉朝鮮

王妃事件終漏欲藉日本志士以除皇太后之意，且使余判其成否。余答曰：「余以爲君有若大之難題，果若此，亦甚易易。但以此事告日本，直若代表君之無能者，君從事草堂，費幾多憂國愛民之熱淚，三千子弟，豈遂不能出一荆軻聶政其人，其有之，無他求其無之，則皇太后之身，雖在銅垣鐵室之內，以闐玉裹其頸，僕視之猶探囊也。請挺身自當之，一人而足。」彼聞言如甚慚汗，顧盼而言他事。

後二日，康門之弟子□□□來。左手掩面，右手麾余入別室。垂淚而言曰：「僕今決與□□□至北方，以行君與康先生所言之事。」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不復還矣！「康先生以君義俠，使來拜別，願君援助保護康先生。君此後知有風雲起於北方之天，是即僕死之時也。」乃起而跪拜而流涕。

薄暮□□□亦來，其言如□□□，而稍及國際。潛然垂淚。余惟慰之曰：「人死不可復生，機可乘則乘，不可乘則逃來日本，玉碎必非豪傑之事也。」彼唯以淚答，握手而別。

翌日，康又遣二弟子招余，至則執筆而議一大事。所議者何？則代黃遵憲而爲駐日公使之李盛鐸其問題也。

康之言曰：『今與僕爲政敵之大權倖榮祿，遣其腹心走狗李盛鐸而爲貴國公使。是豫計僕之爲日本行，而遮僕之前以爲害者也。願足下傳此意於大隈伯而使勿受李，否則僕甯暫止行日本，而至英國。英國之歡迎於僕，與貴國之歡迎等。僕所以背此厚意，不西轍而東其轅，以同種兄弟之國故也。然使李而終爲貴國使，此實日清兩國之不幸，而僕之一身亦危。僕與君之希望絕矣，願吾同種兄弟之俠士，有以圖之。』

彼之辭令非不巧，然似巧過而拙生焉。故余不歡迎此言也。余乃答曰：『足下之欲通意於大隈伯可也，然使拒絕李者實難。若恐李至而危足下之身乎？則堂堂日本國，偵探警察之嚴，爲世界屈一指。幾見流丸飛劍，囊敵人之頭而走於市者？雖然，英國之厚意，足下不宜負也。避尹而見邢，則嫉妬之心生焉矣。以余所見，貴國

與日本乃天然之關繫。如是因緣，其決不以足下之一行否而生離合；與夫厚薄增損於其間。然則先應彼之厚意，而遊英國，次遊日本，甯謂遲乎？此不惟有利於大局，亦未始不爲避嫉妬之一法，故足下之遊英國，余亦贊成。』彼甚有窮色，乃招門弟子數人來謀。一弟子甚危日本之行。余乃罵曰：『康門弟子，何其怯乎！若師斃於刺客之手，有諸君在，豈不聞「百足之蟲死而不僵」能行則行，否則與師居此香港終生無爲。康君乃鼓掌曰：『足下之言，動吾心矣。』議遂決。

議決而康君之心甚急，且望余與宇佐同行。余快諾，略定搭河內丸歸至旅宿，適木翁之匯票亦來。天祐哉！無此，余幾不能踐康君之約矣。

康有爲入日本

揮金結客者，日本男兒之天性乎？今阿堵之來，如釋重荷，乃訪領事告康君之行。且使宇佐說郵船支店長三原君。三原君大奮俠氣，約明日出帆。謝絕英日以外之船客。由小蒸汽而送至本船。余以秘運貨物，招館員田中君，含意使聲言往澳門。

部署既定，先與宇佐上青樓，避客於雪玲女史之家。且告別意。

酒杯未酌，驪駒在門。餘情如絲，縈繞此館。倚窗瞭望，夕陽紅葉，暮靄蒼波。既見港灣之船，已吐黑烟，汽笛徐鳴。鐘已四下，乃痛飲數杯，更衣告別。醉步踉蹌，至埠頭，乘小蒸汽而至河內。康君同行九人，合余與宇佐成十一人。共出甲板，舉酒杯三呼萬歲。時船排海水，進行益急。迴望香港之山，烟靄合矣。航行三日，琉球一角，隱然可望。康君乃執筆而賦感懷曰：

海水排山通日本，天風引月照琉球。獨運南溟指白日，鼉鼉吹浪渡滄州。

第五日夜半，船投錨於神戶港外。不便入港，仍被酒而眠。偶有船員呼余起出而會見，則□□省□□君及警部□□君也。云乘夜陰可上陸，乃喚起同行，乘警察之小蒸汽，至埠頭。導入警署。又使康君改服裝，待天明，搭汽車向東京。車至新橋，則知南萬里自北京攜梁啓超於七日前歸日本。梁者康門之高弟也。際其國難，余與南萬里各伴之而歸。蓋亦天緣奇遇哉！乃導之入旅館三橋。

翌日，孫逸仙君來訪，欲余介與康君相見。康君托事而謝絕之。孫君之求見康也，蓋對於彼之現狀，不堪同情，一相見而慰異鄉之托命，所謂古義照人心也。然康君之避而不見者，亦有理由。蓋孫君之價值，自民黨之一面觀之，則希世之英雄，銅石範而香花祝者也。自清帝之一面觀之，則背叛之逆賊，以十萬金購其頭顱而不惜。而孫君之視清帝亦爲不共戴天之讎。至於康君者，雖一朝蹉跌，受刊章之捕，蹈海亡命於千里之外，而螻蚋綦迹，夢想三天，尙冀賜環有日，宣室重逢，爲僞朝建不世之業。故自行迹而言，不能與罪人相交接，自利害而論，尤不願與政敵相周旋。此所以望氣而却步，舉扇而恐元規之塵污也。

然而康君之胸，尙有一重夢想，則以彼之地位，而欲達其希望，以說山縣大臣，彼必寄吾同情，允派兵而牽制守舊黨，以挽回勢力。此由其自負心與自信力，集合而成。而此心與力之反動，爲失望，爲怨恨，亦自然之理也。大隈伯所以得避之而却，繫今日之聲望者，內閣瓦解之賜也。大隈內閣既瓦解，山縣內閣復組織，而其遇康

君則甚落落也。於是彼等益傾心於大隈伯，然伯今已非當路之人矣。既而我國人士，亦漸以其歡待康君者，變爲憎惡。而康君遂無所爲，至不得已而上歐美之途也。世界古今之英傑，皆比較表內之人物也。時無英雄，雖孺子亦可當大將。至於量才六合，論交五洲，則曩時萬人膜拜之徒，至此而不得不門巷蕭條無人迹，此亦無可如何者矣。小巫見大巫，昇之輿者，又有昇之輿。豎盡千古，橫盡六合，英雄豪傑，類皆如新。夫不見李鴻章乎？奪天下於洪氏之手，而還之愛新覺羅。其延清廷命脈者，復數十年。可謂功矣。而豐亨豫大，使滿人之由驕侈而生腐敗，由腐敗而生墮落，則爲罪。至於三韓一戰，海軍熠夷，尤爲罪也。若夫斬殺同胞，坐長賊燄，尤罪之罪也。嗚呼！彼於世運大局，有何寄與？有何影響？有之，則辱國而已，亡漢而已。而人皆稱之曰「英傑，英傑」，則何以故？以彼無以上之人物故。以彼於比較表上，爲支那之獨一無二故。

康個人也，聲望無隆，經驗不廣，然以草莽書生，五上書而與萬乘爲緣，厲行改

革，與盈廷之臣工反對，孤身當熊，聯手捕蛇，開支那前古未有之局面，使四百餘州之人，圍視起而聳耳聽，一時榮祿、李鴻章、劉坤一強之洞之徒，無所措手足。雖其計畫，一朝失敗，而所施設，燦然可觀。李何足以比康哉？支那人才之少，無過今日。籍其府而閔然，徘徊其鐘簾而黯然。彼手掌武衛之怪傑，與夫揚子江頭之二豪，直如空中旗影，閃閃亭亭，飛鳥不落，其實何嘗有一毫重人道，懷蒼生之心？况於餘子哉！與此等共事，而劃百年之長計，猶與跛鼈說千里之長途也。而康於茲，益不失爲支那之英傑矣。

康君始來日本，爲世人所喧噪。余亦以導康之來，所至受款待。魯連排難，公卿倒屣。韓康買藥，婦女知名。余之招某子爵而入，待合松榮者此時也。與藝妓留香女史相識者此時也。以貧無一錢，衣不蔽體之窮措大，一旦而交結二女將，豪飲酣歌，了不問前途之何若。來日之大難，逋負山積。時康君已構家轉寓，南萬里亦爲湖南之游。洒闌鐘動，人影漸稀，而舊情冷落之吞字君，乃復出而相聚。

吞字君自與余約入支那而不成。中道棄捐，江湖落魄，潛居箱根山寺。聞余攜康君來，馳訪余於三橋，議將來之事，互有所期。而適見余之酣豔窮愁，不忍獨去。遂約赴木翁於大磯。賣帶得三圓，脫旅館，指新橋急行。

至大磯而木翁方病。窮竇累生，終乞旅費而入吞字之舊巢。一遇井上之友，復訪松榮之肆。既思山中高臥，無開展局面之機。居數月，乃復議出東京入對陽旅館。對陽館者在芝愛宕山下。去今十數年，余以垢面蓬髮之奇態，出東京求下宿，皆不敢留。惟主婦誤余爲行者而宿之。主人亦有奇氣，常被酒，歡呼以歌。爾來漂蕩四方，不常厥居，每來東京，常往過訪。空桑三宿，佛豈無情，因緣所結，非偶然也。

南洋之風雲與吾黨之活動

夢中想像，天外飛來。則有菲立濱大統領阿圭拿度率部下而立於戰場之報。時則明治三十一年二月也。既而南萬里自兩湖歸，云由□□□之先容，得與哥老會員交結。孫君部下之興中會員，亦漸思亂。屢電起事，而孫君以準備未齊，傳令以

戒輕舉。晨謀夕畫，終不如意。終由孫君提議協定，竊率會中人至菲島投阿氏軍。速其成效，轉餘勢而入支那內地，以起革命軍於中原。

時孫君寓橫濱，一日來對陽館。屏人謂曰：「以君之手段，得無送軍器於菲島之能。」余詰其故，彼潛聲答曰：「現獨立之委員在橫濱，僕與君共有渡菲之志，故往訪其人。彼大喜，且托購入軍器。僕受重托，義當盡力。而未得其法。願君爲菲島之義人。」余遂以門外漢而擔任此事。時吞宇君適甯家，余與南萬里允議不決，遂不得不借決於木翁之智。木翁謂余曰：「凡私運軍火者，必避警吏之自。吾與汝非其才。商人又貪利而忘義。宜擇忠實有肝膽，具商人之手腕者。」沈思曰：「使中村背山當之如何？彼近對僕屢言菲島事，或有意往。諸君試說之。且彼有急功名之心，諸君爲彼當作功名地，無不成。」皆稱善。

余等往訪背山於其寓。吐露秘懷。彼欣諾。嗚呼！安知他日失敗之原，肇於此人哉？

計成，而背山中六即着手於其舉動。菲島委員則托全權於孫君。而背山中六與孫君之間，余與南萬里爲通信機。於是警察吏之視線皆集。

一日，余受對陽館主之警告。是夕，即見一偵吏佇於門。余與南萬里命車疾走，曲折以入待合松榮之肆。即招留香女史來使飲。不至，使主婦自往招。十二時歸。口『有探偵四人立門外，藝者不敢前，皆逃歸矣。』無如何，乃與南萬里就寢。

翌辰起，招妓呼酒。偵吏以佇雨不堪求會見。乃上樓共飲。酒酣，南萬里挾一偵命車走北郭。翌朝歸，而偵吏不從也。蓋南萬里挾此偵共上青樓宿，事爲他偵吏所知而免職矣，乃大笑。

軍火至，而菲島革命之準備成。安置船舶，乃求同志之士。得遠藤四郎君。時爲軍大□，乃辭職，率都下五人渡菲，而南萬里亦仗劍從之。轟轟哉，烈烈哉。此皆俠國之人，而現代革命軍中之大將也！

先是余與更石君相知於筑前。君有大志，曾入朝鮮助東學黨之亂，又入西化

利亞，往返浦聖之間。偶來東京，談生平之志望，意氣相投，乃隱助余等之事。

既而香港有飛電至，云廣東內地末派之人，漸將舉事。孫君急使余往視察，更石君亦向西比利亞，吞宇君遊湖南，三人乃相攜下九州。臨別，更石顧余曰：『準備成。望發電來告！』乃共祝前途而別。余向長崎，吞宇君向熊本。

至長崎，搭香港行之船，航行一晝夜。見右舷半島，怪問之曰：朝鮮半島也。始知此船迂回經芝罘，上海，福州，廈門，汕頭，而至香港。乃問航行日程，曰：十八日，此非意外之沈滯哉！然無如何。被船載至芝罘，又從至上海。

上海者，余夢寐之故國也。東亞同志多居此，然余今爲查察革命之運動而來，任重心急，乃蟄居船中以待發。既而船揚帆進行，而風暴起，復距吳淞二三里處投錨。嗚呼！不知天將何怒乎！

越二日，船過福州，猶顛簸不止。余獨傾杯酒，晚餐出甲板，則新月掩面，夕陽如死，對此茫茫，百端交集，乃成不規則之放歌，其言曰：

「日已暮矣，惡風大浪愁煞人！舟中三日斷絕梯子聲，空中海燕戛戛鳴。欲語心事，恐有魚龍傍船聽。今夜半之丑，吾故鄉骨肉將爲何如情？破窗風不息，欲坐蒲團心暫甯。」

「雨耶，雪耶？浪花破碎，明月濕耶？舟行破浪，吾心其比舟尤急耶！前路茫茫，何處至安身之港而息耶？」

「思之，思之，真夢境兮！三十年來，吾無定兮；一夜之夢，與百年之夢無別兮；如夢婆娑，闇夜而見明月兮。」

余疏韻事，不作詩，不爲國歌，今爲此作，候蟲之嗚呼，噫氣之發乎？船至福州，聞船員報云，昨日布引丸沈沒於上海；又云，布引丸爲三井會社之艇。余雖聞此言，飄風過耳，直不知關於吾徒之生命者。

發福州，至廈門，更寄航汕頭，至香港。入東洋館，偶來一三井會社之友。余述布引丸沈沒之吊辭，彼淡然曰：「此艇雖屬於私社，二十日前，已賣於中六，故此損失，

皆歸中六。』此一語也，如晴天霹靂，直震盪余之靈魂！口不言，而心如割。乃飛輿而至陳白之寓，復同至溫底阿，見委員長阿君。

陳君先問曰：『日本有電報來乎？』彼掉頭鳴舌而不應。少頃曰：『有一電，然字句不甚了，要非吉事！』余乃述疑義之故，彼遽發問曰：『其船名何？』曰：『布引丸。』彼擊桌大呼曰：『天哉！』淚簌簌墮，座爲之寂。既又問曰：『中有二個不明之字，想爲日人之名。』余曰：『非高野林二君乎？』彼拍手曰：『是也，溺死矣！』以巾掩面，歔歔太息曰：『吾受任以來，誤於購求軍器之事，已三次，吾有何面目見大統領與國民乎？唯自殺以謝罪耳！』言極悲痛，四座復寂。

事敗垂成，英雄短氣，同志二人，慘葬魚腹，有志者所同悲。然而「眼淚」非成事之物也。陳君慰之曰：『革命家苦心所存，古今一轍，君自求一身之安而取死可也，其如炮烟彈雨間數萬之同志何？今君一身，直關於菲島之存敗，終當一噴一醒，再接再厲，而求應變之策，無自短氣！』余亦自勵而勵彼。乃相約勿報此事於菲島。

同志。

翌日再訪阿君，則少有生色。曰：『集在港同志而議進退，皆謀再舉，仍乞日本志士助之！』余等之氣乃復振。繼續運動，事亦次第進行，其終未遂，如何！嗚呼！終未遂，如何！

布引丸沒矣！高林，二君蹈海而死矣！遠藤，南萬里以下之同志果如何！嗚呼！遠藤，南萬里之同志果如何！

形勢急轉

先是湖南同志哥老會頭目畢□□君書至，云將率數人至香港以議大事，陳君乃止余行內地，而待其來。既而畢君不來，惟紹介其同行者於余與陳君，書中附略傳，簡明痛快，如敍三國志水滸傳中人物。乃先面□□□□□□兩君，舉止風貌，甚有古色。彼之言曰：『世運大開，國情他異，吾等今日對滿虜，對歐族，八面受敵，安可復自相殘？今之來，爲乞諸君之教也！』略述三合，興中，哥老合一，而推□君爲統

領之意且曰：『狐鳴篝火，可行於陳勝，吳廣之時代；若今欲舉事，而無國際之炯眼，與夫外交之敏腕，雖以埃及亞刺飛之才，猶且敗於一旦。故吾徒欲革政治之命，不可不先革社會之命，而欲革社會之命，尤不可不革心理上之命！』嗚呼！此余輩多年之大心宿願，而今出於此人之口。英雄所見，大略相同，然此亦非偶然也。千里紅絲，爲南萬過之一行，而有此天作之合也。

斯時，導引之畢，君以囊澀而留海上，乃與陳君議助之。既而畢君來，合并之議未開，而師□□，劉□□二君繼至。然人皆疑師君爲通康派，欲斥使去，余爲恐秘密之暴露，務歡待而使歸化。一日，余與陳君至彼寓，適師君自廣東歸，而變色曰：『今日廣東有飛報，長江一帶，吾黨蜂起，今諸頭目遠出，而未派諸子，矯制起事，不急往，恐不能統治！』言次，頗蒼皇，一座爲動，於是衆議不決。陳君以問余，余曰：『是或者風說之爲。若果有之，吾同志之人當電達。不然，領事館必受其報，君等皆懷抱百年大計之人，奈何以一言遽失常度？日僕嘗窺其內容，而知必不與於吾黨之宗旨，不』

而去，建白玫之旂，凱歌而還，戴桂月之冠，故設此爲諸君賀。且生髡之肩，樊噲拔劍而割，君何憚此生魚爲？衆皆曰：『善！』舉箸食之，魚躍而出於皿外，快呼之聲動屋。旣而角酒爲勝，十六人中無與余敵，皆呼爲酒豪。嗚呼！回首往事，乃博得一酒豪之名哉！

旣而衆人皆定方面而就歸途，乃分爲三道：一部向廣東，廣西；一部向福建，浙江；一部向上海。皆爲會中同志報告決議之結果。余亦遂決不入廣東內地，與陳君歸日本，而孫君以陳事情，且捧□□□印章，爲勸進之使。

發香港之前一日，余復識支那革命之少年軍一人，則史堅如也。弱冠之年，風姿如天女。彼由陳君之介紹而來，欲去上海從哥老會之同志而遊湘楚。又聞三會合并之信，以爲千載一時不可得之奇遇。欲急起直追，格於母兄之命，故利用余名，僞爲游日本者。彼之言曰：『僕奉四海一家，人類平等之訓，故信獨一主宰之神。謂四海之民，皆斯神之愛兒，此所以厭弱肉強食之世界，而欲實造自由平等之天國。』

者也。』又曰：『今律殺人者，罪當死。顧殺一人，何如殺萬人。夫入關南下之兵，揚州嘉定之僇，於律應擬何罪。』又曰：『殺人者不必其有形也。彼剝良民而絞其血，以供一啜者，奚啻什百於盜跖。人謂支那不改革，吾謂欲改革，直還啜其血，而奉以礮火之力耳。革命是也。』嗚呼！彼年不滿二十，而懷抱如是。後起有人，支那其未有艾也。

此夜余與友人飲於野村酒樓。偶有連呼余名而入者，相見不相識。及握手，則南萬里也。斷髮剃髻，着染垢之白衣。因舉杯互祝，略述菲島之件，及逃歸之狀況。余亦訴以後之情，互稱無恙而別。

船過上海至橫濱。入孫君之寓。談自布引丸沈沒，以及再舉之事。彼云：『軍火已備，爲政府所嚴視而不得出，乃稍強人意。回東京，再入對陽館。』

狼嘯者，舊時之南斗星也。暹羅事件以來，不相聞問。偶來訪余，共謀資本，於是紹介中德君，有所運動。此惠州事件實際之初着也。自狼嘯居對陽館，而對陽之梁

山泊於是復開始。

眇能視而跛能履。坐愁行嘆，終非成事之道。則或者風雲其再興乎？夫菲島軍器之準備，既受政府之嚴視，而使壯士意氣寢以銷沈。今吾輩用之以入支那而張革命，成則轉入菲國，再謀獨立之機。常山之蛇，互爲首尾，有何不可。議倡於孫君，而余贊之。中德君誓爲援助，狼嘯又加入同鄉先輩日北，更發電浦盪斯德以招更石。更石歸而暗集壯士。余等則從事軍用之籌畫。偶有蹉跌，不能如意，乃決議下九州以補其缺。與日北等共向筑前，僅得數千金歸。既而吞宇自漢口歸。南萬里自香港歸。遠藤自菲島歸。羣雄嘯聚，而對陽梁山泊之繁盛斯極。

人多則食費。數千之軍資，供旅館數十日之食，遂不資於用。乃決議張背水之陣，進行革命於支那。

大舉南征

旌旗一閃，笳鼓三鳴。三十年夢想之支那革命，至此而遷將登壇，乃有開幕之

日。余等之喜可知也。孫君乃使南萬里先發香港，已與鄭君、陳君、吞宇、更石及余繼之。日北遠藤二君又繼之。田經、狼嘯留筑前，從事於所計畫。俟其準備，率部下而來投。

行期已決，革命軍大將，肅肅其行。第一隊先發，而第二隊統領與余等繼之。至橫濱，搭日本丸以向香港。庭間孫君乃言曰：『吾於保安條例期內，不能留香港，故直行西貢以待日北之至，而向新嘉坡。滔天與更石吞宇先香港上陸。行某某之事。事畢，則向新嘉坡以覘其情。其以後如何，在能集多額之軍資，否則返而入廣東內地，是其大要也。』時余獻一策曰：『聞康有爲在新嘉坡若能以三寸舌降伏其心，而使復建共和之旗幟，握手協力，事無不濟。請往說之，皆贊成。』

船至香港，有支那艦一艘，爲迎孫君而來。孫君不應，而使余與更石吞宇代之。彼胡爲而迎孫君乎？孫君何不自往而使余等代乎？抑所辦者果何事乎？

乘支那艦，引導者於日清戰爭役北洋艦隊之驍將所相知之□□□君。又□

君之子□□君。以英語試雜談，相對微笑。夜十時，至廣東入某大紳之邸。有所密畫。既乘夜陰向香港，時孫君已發西貢，乃上陸入東洋館。事關他人，故此奇妙之消息，奧秘之扁鑰，余不能孫露者多也。

至香港見南萬里知舊友玉川君，以將行暹羅旅用告竭。余曰：『近日或有樂事，不可知，君若有心乎？留此處待余自新嘉坡歸，共入支那。』彼欣諾，此實玉川君加於同盟之原因也。居三日，余與更石吞宇同行。時則北清拳匪之亂，將次爆裂。各國急張軍備，徵兵入京，以救使館。皆共起奮曰：時哉不可失。

至新嘉坡，投松尾旅館，以待孫君。日北此地雖無知好，余相識患難之康有爲，潛居於此，而欲與之聯合者。此行之絕大希望也。欲面康君，乃壳訪其股肱邱君，以求傳達。彼欣諾。偶有爲康派機關新聞執筆之北村君來訪，低聲謂曰：『道路傳說，有日本人來欲刺康，彼等竊致疑於君，夫亦知君與康之因緣，故竊爲辯護。天下安有殺人曾參醜人羊叔子哉？』余笑曰：『人果未易知，能生人者，必能殺人者也。』

彼無言辭去。

翌日，康之門人，湯生來訪，出一書曰：『康先生之現象如此。若有言，乞告於僕。僕當傳之康先生。』觀其書，是康遺邱君而通其意者也。文意如左：

滔天君，僕之恩人也。今在此地，實願早見，以慰飢渴。奉政廳之保護過嚴，終日如在牢獄。其果得相見與否，猶不可知。若不幸而不能見，乞君代僕送百金以贈之。而滔天君有對於僕之要件，則願使門生湯生傳達於僕。湯生爲僕所信任，雖如何秘密之事，無須過慮。

懷疑者，惡感之母也。惡感者，訣絕之始也。彼既由疑生懼，余則因感生憎。然而不能無言，以爲訣絕之布告。乃答曰：『康君之言吾知之。聞道路之風說而疑余爲荆軻聶政，欲以百金而求保險於日本刀之下。爲語康君吾自由之身，而君亡命之客也。今來見君，爲欲謀將來之大事，且慰君之陷於悲境，非猖狂乞食，求康有爲之百金而來也。』湯生察余怒，力爲辯解。余不聽，愀然辭去。

翌日，北村再來訪。曰前所言之事，康派中如爲大問題，羣聚偶處，會議此事。有大島者，與康派善。昨者訪邱君，則見其議刺客問題，又討論使康見君之利害，彼等實迷於判斷，而大島君爲之辯其妄。彼等猶未決也。余大怒，乃立作一書送康。

南海先生足下。別來無恙。惟道力堅忍勝常爲祝。夫亡命者之不無憂讒畏譏，猶得志者之不無趾高氣揚也。乃者同吞宇更石遠來南天，念存故人，聞諸道路，云有刺客發橫濱而向此地。言出於悠悠之口，而入於先生之耳。橫如猜疑，示予決絕。僕始聞而懼，中而疑，終乃失笑。我日本有一狂生加刃於俄國皇帝之御前。又一狂生狙擊貴國李中堂於車上。其他以國人而屠國人者，不可勝數。我國實饒此等之狂漢，是世人所共知也。然而決鄉亡命之士，來託迹於此狂漢國者日多。何也？此等狂漢甯加刃於萬乘之主，而不加刃於亡命託生之士。想我國士道雖頹，猶存一分之俠俠者，是我國人之命脈，而亦弟之私所自負者也。弟與先生訂交國難之際，肝腸如雪，實共歲寒。今者懷一片之私憂，與滿腹之奇願，來訪知己於

千里之外。何圖昨日知交，今日讎敵。侍者不察，橫冠以一大恥辱之名。世事之表裏，人情之反覆，如夢如幻，實足使人驚倒。吾友日北君，亦欲來見先生。已發香港，現在航路。若聞此事，感慨又當如何。嗚呼！「不知腐鼠成滋味，猜意鸚鵡竟未休！」海天萬里，去矣南海！謹裁一書，以致於善泣皇恩而不解友誼之人，以表訣別之意。幸自愛。某頓首。

對於刺客問題而怒者，豈獨余乎？存宇更石亦忿之，而稍失望，以爲彼豎子不足成大事，支那人固多猜疑哉。

初余等至新嘉坡後一日，更石突而言歸國。余怪問之，曰：「唯欲歸國故歸國，別無理由。」余強留彼以待孫君日北之至，既而日本之船來，而孫君等復約三日後至，此時更石之歸心如箭，斷乎不可抑按，乃聽其行。彼臨發謂曰：「我昨得奇夢，同志相攜而上旅途，吾先乘車，馬驚軼，回首君等，皆躑躅於途。此夢洵奇矣。然夢也何爲而測之哉。」

新嘉坡之入獄

余送更石既行，與吞宇沽酒謀晚酌。又招吉村君下棋。余坐傍撥琵琶，作關西大漢之聲，以爲笑。突來一人問曰：「宮崎非先生之姓乎？」余曰：「然。」彼首肯而去。既聞靴聲，則入無數穿警官服之人。一見余，揚聲大喝。余不遑思索，即起問以何事入余室。彼捉余手，撫余身，以檢其藏兇器與否。此不問而知爲刺客問題之發現也。

余先發問曰：「君此來爲何？」一人出票曰：「此非君乎？」余曰：「然。」而吞宇此時，猶爭勝敗於棋局。一人問彼爲誰，曰：「吞宇」亦捕其手，撫其身者如余。既而出票問更石南萬里所在，余答更石已歸國，南萬里在香港。乃無言，相顧私語。

既而一人取鉛筆與紙，向余質問。其質問之條目：一，余等來港之目的。二，與康有爲之關係因緣。三，來港以來，欲面會康之計畫。然余來港之目的不可言也。答以周遊世界，爲訪友而滯留於此。而第二第三之質問，余說與康相識於患難之因緣，進語夫康以刺客問題之疑忌，出示與康訣別書之原稿。此審問不下二時，彼等若

不疑，相顧復私語。

審問終，乃檢貨物，而見日本刀二口。彼等之氣頓揚。曰：「攜此器胡爲者？」余此時遽爲國粹家曰：「日本刀日本人之生命也。猶耶蘇教徒之帶十字架也。而不知余國之風俗而何驚。」彼等亦不窮詰，一一檢點。終見紙幣約三萬金。彼愕然。乃詳檢其數，再納之革囊。謂余曰：「政廳命拘兩君。」余乃窺隙而囑吉村曰：「佛國郵船入港，願告日北避他處。」遂警護而出，分乘馬車二輛，至警察署。

巡查數人，導余入薄闇之廊，開鐵板之扉而入。余與吞宇共坐地，旣而旅館主人送舖程來，遂相與橫臥。彼倒頭入睡，鼾聲大起。而余若有不可名言之感想，來詞余魂，襲余夢。

一聲入耳，則推扉而入者，爲伴行監獄之人。卽整衣服出門，再乘車至監獄。

至監獄，下車，一警吏先入，使守門者開正門，若迎余。入門，則兵士四名，攜銃劍立於門兩傍，警吏二人導余前，兵士二人從余後，此是殺人犯之模樣也。入內門，則

牢獄之口，駐看守長。看守長先照警察吏之送狀，記於簿。更檢身畔，一物不留。既畢，又送他室，有黑人使余背椅立。他一人測余身之長短體量，細查全身，雖腫痕黑痣，皆記於簿。

余等所住監獄之室，不甚廣，不敷以磚，兩隅各置一床。傍有大板箱，可坐可藏衣。一隅置旋器，一隅置水桶，便洗與飲之用也。門裹以鐵，中穿拳大之穴。三面皆壁，鐵窗承塵。坐床仰觀，青天如罽。檻猿縛體，籠鳥摧翎。余願吞宇不覺微笑。吞宇曰：「吾視此間，恍如客舍。較諸日本，殆遠過之。」蓋彼在鄉國，曾爲醉酒演活劇，而失三日之自由。信矣，斯道中有先覺之人也。

吞宇又言曰：「子無多感，二人同居，監獄之異數。」言未畢，書然開扉。警察吏入而視余等。高聲曰：「看守長命，移一人去。」於是吞宇之所謂異數者被奪矣。而鐵牕之下，余遂爲獨嘯之人！

以莫須有之疑，限不自由之痛。六日之短期牢獄，余視之有六十萬年之長。初

日適日曜，無審問。正午十二時，送運動場。與巫來支那印度之未決囚，四五十人雜操作。日本者余一人耳。吞字則非在同一之場也。同舟共濟，胡越一家，余遂表示親熱於同囚，而彼等亦以其親熱向余。彼等之中，有殺人放火強盜竊案毆打賭博諸犯。卽世所謂惡徒之集合處也。然鐵壁之中無惡行，以其同志則相揄。故彼等實自成一家族，一社會。懇親共愛，世界同胞。舉動談笑，了無飾諱。世謂殺人謀叛，於彼實爲名譽之尤。雖聖根佛性，未有良於此者。而余入此爲同囚中所推戴，乃雄視而爲之長。

此日二時，有送飯與魚肉烟草菓子等物至。看守長曰：『他囚雖有送入，決不允君，日本之紳也。』已更進而爲滑稽之色曰：『君有多金。』笑而去，猶聞門外與旅館之女，作喃喃聲。已復來曰：『食畢則送第二號。』又曰：『函件之事，可悉告我，當爲君傳達。』異哉！余至此爲獄中之紳矣。

午後四時，以號令復入監。至五時，則閤不能讀書。乃晚餐。餐畢卽眠。翌晨六時，

出運動場。十時入監。十二時再出運動場。四時復入監。則一晝夜八時間爲運動。其餘之十六時間爲拘禁。余此行不啻調查監獄而來也。此日無審問。入夜而囚人之歌，聒於蟬噪。甫經喝止，斷續復起。壯哉！彼等有自由死刑，或終身爲懲役，而毫不芥蒂。大膽之將，無神經乎？又念孫君日北在此日之來，將何若乎？

三日六時，看守長來曰：『今從我而水浴，可晤君友。』至則吞字果在。相見一笑。因謀答法廷質問之要點。既而有情之看守長，復來曰：『今日有審問。』嗚呼！審問哉，是囚中之一希望也。乃與吞字共着衣。互笑而別。入運動場，同囚之友皆云：『先生今日有審問。』若相祝出獄之期近而喜羨者。

十時復入監。橫臥於床。眼觀書冊，心馳法廷。逐審問之妄想與幻影而以心試演之。十二時，復出運動場。未幾即傳審問。同囚之友，皆勸余衣美服。余乃更衣，從看守長出。

審問所，在獄門之傍。看守長導余前。二兵士捧銃劍從之。行至階上，見余國之

副領事及通譯官。停立，復導入鄰室。卽所謂法庭者也。法庭之中央有一方桌，中坐者爲審問官。其傍則殖民地太守也。桌之左側有陪席，判事在焉。而吾之副領事通譯官占座其下。右側有警視總監與警部長。此兩人卽入旅館而拘余者也。使余隔桌相對立。警官二人交挾余。背後則兵士二人。余乃張目四顧，而爲周亞夫語曰：『吾安知獄吏之尊乎？』審問方始，彼所問與余所答，略同旅館。但紙幣過多，爲彼注意。兵不厭詐，英雄所以欺人也。彼乃問曰：『此行何需而攜多金？』余曰：『漫游他國而可以乞食行，天下萬國以爲奇聞矣。』彼曰：『汝之家富乎？』余曰：『貧如洗也。』曰：『然則貧者之家，必地布金而天雨粟。』余曰：『貧者余，而不貧者余之友。』曰：『然則汝之資，皆汝友之財乎？』余曰：『然。』彼如甚不解者，復問曰：『汝與彼以何等之利益。』余曰：『利益之交換，商人之事也。我國志士中無之。所謂志士者，資財相通，緩急相扶。是志士之常識，而我國所以立國之要素也。』彼益疑。顧問吾副領事領事頷之。次又問曰：『攜刀劍者何意？』余又以『武士道』『大和魂』對。復

願我領事而得其領。又願通辯而問之色乃解。

審問亘三時間之長。吞宇繼之。既以薄暮輟審。看守長曰：『明日當有無罪放免之消息。』余固自信爲無罪放免者。然聞此言，不勝之喜。

此夕，以看守長之厚意，得面會旅館主婦。而此厚意，實以主婦前定賄賂之約故也。勿謂西洋之警官爲不近人情也。彼僅以二十五金之故，而使會多情之主婦忠實之從僕，一旦購自由以還余。夫自由則豈有價值哉？

此時主婦從僕，猶齎一重大之報告曰：『孫與日北已上陸。在化鐵爾。隨員三人在敝館。』於是，以爲彼等安全在外，則余等如有百萬之援兵，不日將潰圍而出。意氣頓昂，乃告別入獄。

天既明，看守長導余水浴，與吞宇摘話審問之大要。浴畢，復出運動場。囚友來集，合祝出獄之喜。

既而看守長招余，以爲放免之消息，而不料其爲審問之召喚也。乃整衣出法

庭。太守自占正座，以謁審問之勞，而其質問之題目，則自孫逸仙君始也。

彼先問曰：「汝知孫逸仙乎？」余答曰：「知之。」彼曰：「如何知之？」余乃答曰：「五年前相識於橫濱。」彼更問曰：「汝知英國之毛古倫乎？此同盟中之一人也。」曰：「知之。」彼人問如何而知。余述由孫君之介紹。彼又問汝知福元乎？曰：「知之。」既問知小崎乎？余問其名，則雪昌也。余聊有意外之感。其與孫君同舟，而不知曾來否也。然小崎君余之知友，乃答以友人。彼又問中西十太郎。余益爲意外之感。然是亦舊友。乃答如前。此時檢事起立而示一短刀。曰：「認此刀否？」余心以爲孫與日北之同行，非爲拘禁。乃答以認識。於是太守更發問曰：「汝由支那政府之依囑而有暗殺改革黨首領之心乎？」余至此不覺氣之衝神之旺。口河目電，厲聲答曰：「余開明世運自任之人。甯寄同情於孫康而爲政府之敵。豈肯受彼等之委囑，而爲世界唾罵之人。蘧伯玉恥獨爲君子。子何言之戾也！」彼又問何故好與支那人交結。余曰：「憐支那之孤弱，而希其改善。」彼問何故不勞心於他國。余曰：「

此屬於一身之主義，不涉今日之事。君若願聞，請爲出獄後友人而對談。」彼無言，而質問之鋒已挫。

彼以通常問話而問東亞同文會之事。又尋東邦協會亞細亞協會之意趣。其意殆欲知日本國民對清之意向。乃掩飾答辯。此日之審問，亦亘三時。既問吞宇復二時許。既歸，看守長喜謂曰：「是終結也。明日當有放免之消息。」夫彼之喜，非僞造而然。余等出獄之時，卽彼懷二十五金之時也。

翌晨，余與吞宇共受至政廳之命，乃整裝至門外。有馬車，分乘其一。警吏從之。馬走十餘町，達政廳。至樓上。待一時間。警視總監來伴至一室。太守議政官書記者在。太守乃含笑而問曰：「今定汝等之罪，爲欲殺支那改革黨一人，無異議乎？」余曰：「冤獄不能服。」彼又笑徵吞宇之意見。吞宇厲聲而鳴其非，奮髯而辯其理由。彼忽掩之曰：「此非既決之問題，今將欲定其罪條。請暫離席。」警吏乃導入別室。待命三十分鐘，又導至議席。太守乃朗讀判決文曰：「今裁決二子之罪。新嘉

坡執政官，以汝等認妨害保安。故由此管轄界內，爲五年放逐。」仍問有異議否？余答曰：「認者獨斷之語，然余豈阻害君獨斷之權乎？但世界爲人類之公園，而君奪余公園之一部，劈頭記念，永永不忘。」彼笑曰：「五年之後，仍得自由。」復顧吞宇吞宇佛然曰：「對如此不法之判斷，余終不服。然君執政權之人，余又不欲於苦熱地，爲無用之爭而沈滯謹從命。」

彼先開出發。答曰：「搭最近歸國之艇。」彼曰：「下等船券，政廳給之。中等以上，當自辦。」乃答爲上等船客。彼又含笑曰：「君無傳此事於長西君乎？」余反問曰：「長西君來乎？」彼掉頭曰：「據聞已來。」余始知其來在此地也。乃曰：「長西君將與康上歐美之途，願爲余傳好意，且願爲康祝長途之珍重。」彼又問曰：「君無傳言於係逸仙乎？」余曰：「願告孫君，明日歸國。」彼首肯。又曰：「孫謂君所攜之財，乃彼之物。」余忍笑而答曰：「趙璧不能爲秦有，然彼與余殆通財而相助。」彼曰：「孫逸仙長西小崎福元毛古倫，大約與君等同船歸國。」

事畢，余乞此日歸旅館，不許。再乘馬車至獄，與吞宇同居。五日不見，談積如山。夢遊天國，身在地獄。鐘動鷄鳴，而出獄之期已至。

起而浴畢，看守長導至獄內之寫真所。有技師來，各撮二影。一正面全身，一側面半身也。既而時至，乃以不用之品物，悉分同囚，且握手訣別。彼等甚有惜別之意。人情哉！我無惡意，則人皆善我。其有妨損人之生命與權利者，罪在社會而不在其人。即隨境遇能變其心也。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？余於是益增一重之理想與閱歷矣。

出獄門，警視總監與警部長，攜革囊候於馬車。出向埠頭，下車上船。先見孫君日北乃相抱祝無恙。日人之來送者，充滿食堂。而長西君亦在也。余以為彼與康上歐美之途。今此來送余，故以此心對彼。彼忽指總監曰：僕為此奴，拘禁二日。故乘船歸。乃怒睨曰：『還我短刀！』其狀如猛虎之將食象。總監無語，乃出返之。即前日法庭所示之刀也。

送君自崖，君自此遠。余乃下食堂，各舉三鞭酒。以述別意。既而船報出帆，送者登岸。半時間，人影不見。又與同行者舉杯，醉倒而眠。醒出甲板，夕陽將下，夜色蒼涼。巫來半島僅見於雲烟之間。痛定思痛，感慨方來。乃舉手呼曰：『不見汝者須五年！』

大本營——佐渡丸船中

驚魂定而勞苦慰藉之事起。余既陷於重圍，而孫與日北之援兵如何而至乎？日北乃言曰：『余船至埠，即有形色倉皇之人，來言不可上陸。余乃與見孫君，咄嗟間，領事館員亦來忠告。乃知康有爲之刺客問題也。政廳之疑，乃在多金一端。君之辯，不足釋彼之疑問。於是孫君而太守，以此金爲彼之寄存物而釋其疑，故太守擲檄君。夫彼之所疑誠是也。長西此來，乃爲康所招待而上歐美之途。同舟見嫉，亦受兩日之拘禁。此何爲者哉？』

新嘉坡之計劃希望絕，則不得不歸香港以規形勢。萬策定而後入支那。此船

中正當之問題也。余等雖爲五里霧中之人，然舟行風順，已見香港，乃豫定四時間入港。繫於對岸九龍。余與吞宇上陸以窺行勢。既訪南萬里遠藤之居。忽吾國領事飛函來招，急往見。則曰：『香港政廳甚注目君等之舉動。恐有幽囚之患。吾雖能證明其非，然瘴癘卑濕，久居亦非衛生。君如有不得已之事，則已。否則，錦城雖樂，不如還家。』余乃謝之，言決志歸國。

返同志之寓，則英國警部長已來訪。不值，而候於船，知不可留，乃搭蒸汽至九龍。警部長出一紙曰：『政廳有命，照保安條例，君等有五年之逐放。』余笑曰：『香港無康有爲五年後康有爲如來此，則如何。』乃歸船。

香港之希望又絕，則余等當達之地點何如乎？首領孫逸仙雖得香港政廳之默諾，入廣東內地，然受新嘉坡事件之餘波，而其事不行。將暫歸日本。於是集議進退，至晚而不決。

電燈一閃，而佐渡丸之船室，表裏通明。亡命之士，乃復開秘密會議。孫君先提

議曰：『托日北君以香港準備之全權而使□□南萬里諸君輔之。復舉□君代舉義旗於內地。遠藤爲之參謀。合日本諸同志以占領某地。兵進一半而至廈門。滔天從余密行臺灣。以便聯絡。取同一之方向。衆意如何？』皆不敢言。日北則抗議曰：『余等在外而爲政廳所嚴視。則在內之影響可知。君此行。恐灰此土同志之氣。而吞宇滔天或受繲紱之辱。據余意。乘此夜陰。上九龍。疾走入內地。行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。則事可成。』余等皆贊之。孫君掉頭曰：『此無謀之極也。如投肉於餓虎之前一般。』余復說歸國之不利。彼頑然不顧。厲聲曰：『余之生命。負四百州之重。謀畫雖不成。終不來自棄之方法。』余曰：『歸國則事不可爲。無甯死於此。否則解散同盟。免至以革命爲口頭禪者。』

余更進而弄嘲罵之言曰：『革命非算數所能解。待成算而行。則秀才造反。三年不成而已。懦漢乎！余自是不能與共事。』孫君亦怒曰：『而欲死。何不蹈於海。免致入內地之勞。』時日北已歸寢。孫君叩余膝曰：『君何愚？』余曰：『君何臆病？』

孫君猶強叩余膝曰：『君豈不知余非臆病漢，又豈不知余非惜生，而窮追余如此，果何心？』潛然垂淚。少時，弁宇去。孫君亦去。是時佐渡丸尙未開行也。

余方欲寤，日北來叩扉曰：『甲板上有警察。』余出視之，則英國警吏與支那巡查數人，佇立兩隅。復見水上有警察之小蒸汽，乃知孫君有先見之明也。叩其扉而謝罪，且願聽指麾。

夜半二時，乘酒力恍惚之餘，余復睡而忽有有叩余扉者。啓視則霧鬢雲鬢，乃余所識之政子女史是也。彼曰：『有西洋人叩余門，言君在此船，勸速去。』強捉余臂而來此，此不問而知爲毛古倫也。以本部之方針未定，此所以受黨員之迫促也。此所以致本部員之腦痛也。此所以需酒與政子女史之力也。此所以有毛古倫君也。

翌辰，孫君招余密議，曰：『曩余見香港太守，言彼欲使李鴻章提兩廣以宣告獨立，而余佐之以敷新政。彼密爲其保護者，以得各國之承認。李旣默許之矣。拳亂

日亟，廷旨內召，乃復深晚節不終之懼。今將提一旅以勤王。太守之意，欲扼之此處，以要其行。今日十一時，約相會見。夫彼若慨然應諾，則余亦使解保安條令而相與上陸，以起獨立革命於南天。君意何如？」

孫君復言曰：「李無理義之信念，又無洞察大局之明。八十老翁，帝王之思想已淡。故太守之會見，其勝利實不可知。唯象想萬一以徵君之意見耳。」余曰：「事能進於密會，已可至將來之希望，由君之方寸與手腕而定。」孫君然之。遂去。日暮有報曰：李已北上。革命之軍，俟以異日。

十九世紀國際問題，常着服於表裏兩面。揮陽陰之手腕，以與其上下相交。各國皆然，而於支那爲尤甚。蓋各國於支那在北京則皆滿清之保護，而於他方則爲民黨秘密社之機關也。例如甲國結拳匪而起事，則乙國必結故府而定其變；乙國結政府而謀事，則丙國又結秘密會社而敗其成。總之則利己心而已。今香港太守於拳匪事件，欲起孫李而爲虎嘯一隅之獨立，且加以助力者何哉？蓋以勢力範圍，

香港實爲彼之藥籠物。南清之事不足慮，所當先制者法國。而制法國之人，莫如李鴻章之傀儡。李既允，而試革命之運動者秘密社也。於是不得不需孫逸仙矣。故孫李握手，直可兵不血刃，一旦而使兩廣獨立，已乃自立於上而駕御之。此其理想也。而此理想與實際，相距僅一髮間，然竟消沈於一髮間也。而孫君與余亦欲利用此手腕以達其希望，而後處置之。惜乎其不能成也！

此日黨員來訪者踵相接。入夜復決議，皆從孫君之旨。曰：北籌香港之事，若準備不如意，則以現在之力舉事。舉事之時，以□□爲大將。遠藤揚□□參謀之。日北爲民政總裁。南萬里爲副。分撥既定，更授大將□□以軍事之方略。其餘日本同志，皆助之而入內地。玉川及田伊藤皆在香港。而待雲行風起之時。議既決，佐渡丸乃拔錨。

經綸悉破

久別而益親，故國之山川也。一旦歸而琵琶之湖，其澄秋波以映余，芙蓉之山

其躡修眉以迎余乎。此因余之有所思而然也。彼山川其有何情乎？

雖然無情者山川，而有情者則留香女史是也。余船抵神戶，乘汽車至橫濱。別孫君入京，與吞宇共潛於芝浦海水浴。由更石末純知以後之情況，更知狼嘯田經在上海糾合同志。既諸人漸來視余，於是東京梁山泊復出現。不數日行囊爲輕，而留香女史聞聲而來。彼於余出發後，移居於不忍池畔，再委身於浮川竹之流。今止與母同居而招余往。余從之，始入於藝者之家，而吞宇君亦與其姊君相交。

以鬥雞、射雉、徵歌、使酒爲英雄之間事業。余實不然。今當革命計畫，百尺竿頭，轉進一步之機也。在京同志日集□□會而議方針。更石君督部下同志四十餘，行附□君之軍。其內有發東京而下九洲者。既而遠滕突自香港歸。數日，日北亦歸。於是孫君大失望。以爲首領去所部，則同盟之團體必散。而支那同志必大喪氣。彼如絕望於南方之事，欲自進而起波瀾於中央。止更石及部下之行。又通信狼嘯，止同志之南下。與更石外二三士向上海。既而南萬里亦歸長崎，晤孫君同行上海。

獨立之革命未起，而保皇黨支派唐才常受康梁之使，舉兵漢口。謀泄而敗。當道索維新黨甚亟。支那志士受其影響。孫君等至上海一無所成。欲轉行臺灣。更石以心在朝鮮不允，乃獨與吞宇上渡臺之途。

『渴不飲盜泉水，飢不息惡木陰。惡木豈無枝，志士多苦心。』余等立於盜泉惡木之世界，不忍食息，而欲起革命以迴復亞洲之新天地。乃與熱心共和之孫君籌畫四年，而終無所成就。此後之事業何如乎？而余於心灰望絕之餘，忽有差強人意之事。則臺灣來電曰：『六日惠州義軍起。』於是奔告同志。與遠藤至橫濱。既而續電曰：『急送軍器。』夫軍器本爲菲島志士所購，爲政府所嚴視而不得出。猶保藏於小倉商店。菲島之事既不成，孫君乃借之於其志士，欲爲己用。今殆及鋒而試之時也。遠藤君先當交涉之任。而後余當其衝。然因是而知采辦者中六之非行，致誤大事。初進而爲僞造私書之發見。一轉而爲黨之問題。再轉而爲除名問題。事走岐路，空費時日。惠州之事止，而孫君亦歸。卽續爲裁判問題也。得麻翁之調停，草草

結局。而孫君之意氣猶未餒，即命余使上海。則最後之決策矣。

余至上海，猶有希望。淹留數日，不成而歸。孫君亦豫知事之難成，故不咎余。而曰：『天不亡漢，非戰之罪。留此以待後圖。』於是轟轟烈烈之新中國，幽幽慘慘之革命軍，百望全去！

孫君告余曰：『君去上海，同志中惡聲於君甚矣！』乃出一書示余曰：『君視之勿怒。成則爭功，敗則嫁罪。古今人之恆情。夫英雄志氣，如螺旋槍彈。在破疑難之空氣以向前耳。君勿失向前之心。』待余讀畢，即燒之。呵呵笑曰：『君胸中如有一點不平之動，亦如此燒棄。』余聞之爽然。

歸東京，叩木翁之邸。翁笑曰：『同志中對君有懟意。明日，余置酒肴爲君調和之。』明日，同志皆集。主人先言曰：『不逢不語，彼此之情不通。今此會，溫同志之舊交也。』且飲且談。酒三巡，更石君先問曰：『中六事件如何？願聞其詳。』余曰：『余欲不守秘密之德義，無麻翁允許，則不吐露。』此日麻翁當來而未來也。彼固強，余

斷不允。於是彼之質問，一變而爲嘲笑。余亦大怒。兩不相讓，而革命軍之大將遂挺刃而自閔。余搏不勝，破其額，血流至襟。諸同人強制之入別室。醫來施療，十數日而愈。至今前額有半規月形之癍。觀余真知其爲失足之紀念也。

與孫逸仙書

余受更石君創擊之時，不覺苦痛。夜深人靜，則悲憤中來。思人情之可怖，疑憎我者之必多。則孫君之心果何如乎？得無遂羣疑衆謗以擬我之後乎？果如此，不如自進而述中六事件之經過，以釋其疑。病牀馳筆，經草一文，以致之孫君。文曰：

逸仙先生足下，辱交於茲，垂四年矣。以大君子之容人，而效奔走於三色之旗下。謀事不成，屢遭蹉跌。然不足以灰僕之心也。乃者讒口中傷，惡聲四出。以先生知僕之明，本不待乎陳辯。第吾兩人心性，尙未至乎至聖靈通拈花微笑之境。距離又遠，難保無風雲阻隔。故謹述中六事件之經過於左右，表明心事。先生若有疑乎？願得此以解之，無則笑而棄之。

方先生在臺而電促軍器也，僕與遠藤木翁豫想方法，皆知急送之難。然其始中六實以全權獨當交涉之衝，末由窺其機奧。適中六有巡遊他方之說，遠藤遂詰以準備而止其行。否則請立代人而當此事。彼不得已而囑遠藤以委任狀，此遠藤出中六而與小倉相接之原因也。

遠藤訪小倉要求彈丸授受之事。彼曰：時有不利，故不能引渡。遠藤曰：『今當急送之時，豈費代價而無權催送？』彼曰：『品物雖屬於君，然定運送之機，我權內之事也。是在與中六所契約之箇條中。』遠藤聞之，且驚且怪，強求檢查實品。彼曰：『此品今在□□倉庫。雖吾不能易見，且二百五十萬品，如何檢查？』遠藤曰：『吾奉職□□，略諳此道，可以方法概定之。』彼悄然曰：『此品原廢物，不如輸國外以占巨利。』此中六所貽與君等之利便也。遠藤聞言，益驚且怪，蓋小倉之意，誤以遠藤爲與中六同臭之人。於是馳告木翁。又以電話招僕。至是而中六之非行明矣。

小倉與中六既肥私而誤公，則彈丸之運送何如乎？乃電告先生，而先生復命曰：急送代金。至是木翁乃親訪小倉。彼曰：『以一萬二千五百金買返可也。』翁曰：『對於六萬五千，而所償不及五分之一，未免太酷。』彼急遮之曰：『否，吾所受者五萬金。而此五萬中之利潤，猶多歸中六與夫關於中六方面之人。於是知中六之所私實不少。乃強請出三萬金。彼乞暫緩回答。繼請再獻二千五百。則計以一萬五千金而買返此丸也。』

木翁謂余曰：中六之罪不可逭矣。雖罪而責之何益。若設法使彼以所肥者仍獻於公。合之小倉之一萬五千金，以應前敵之急。然彼常貌爲貧而介。苟直接交涉而使償金者，決裂之事也。故宜示意小倉，使中六與彼爲表面之談。冀小倉或有勸告。藉小倉之名而出金，其如何？

方惠州之軍報起。僕與遠藤早至橫濱。既屢聞勝利之電，魂飛肉躍，實恨不能飛渡支那海而奔走麾下。雖夢中絃索，如聞大軍凱歌之聲。而所以絆此軀者，實中

六之事也。中六歸而僕往見，依木翁之意，而演謎語。實則要其所肥之一萬五千金也。彼如有覺悟，允與小倉談判。

次日復訪中六，未得要領。而木翁以電話招余，則遠藤亦在。於是知中六之馳驟，乃與吾輩日遠。

遠藤報告曰：吾面中六，適彼問小倉而歸。見余憤然曰：木翁不義無情之侑，至小倉而訾吾者何事乎？吾與彼爲政友，而視之曾商人之不若！言次，殆如狂人。窺其意，蓋彼至小倉而勸出金，而小倉亦以彼所行之非爲勸。於是不得不取證木翁之言（即五萬金與六萬五千金之別）彼自知衆口不理，狼狽周章而演此狂劇。然而此一事也，事之外猶有事，則私書私印之僞造是也。

翌日，僕訪中六，而遠藤先在。僞爲不知而問小倉之返答。彼強言厲色曰：吾自後不與彈丸之事。僕問以故。彼復罵木翁。僕曉之曰：事非木翁，而歸孫君，非孫君一人之私，而天下之公議也。君與木翁有爭，異日可也。今奈何以私憤棄天下之公

義，不速了此事。彼復如狂劇者，揭無條理之言。僕遂怒之。與遠藤熱罵而出。於是第一平和之手段破。

中六既不可喻，而小倉亦非願捨其資者。但失前與小倉德商之間所換之品物，交換書。又不能不煩中六，於是日北任其勞，由中六之手而得德商之書，以了結小倉之方面。

中六既奮自棄之勇，而張背水之軍。與木翁爲敵。乃游說黨之一角曰：木翁之傷吾，欲摧舊革進黨之勢力也。此時木翁猶秘中六之非，而世皆知木翁與中六不善，且有詰問事實者。漸爲黨中之一問題，而木翁猶不輕發，惟密告黨之二三領袖。時則先生已從臺灣歸而發見私印私書之偽造。

一日有小島君忽然來訪僕。謂僕曰：昨中六求會見於吾，吾不見中六久矣。其必關於君等之件者。訪之如何？此日本翁行仙臺不在。僕勸往。歸告曰：中六外強而中乾。其意欲應機使吾當調停之役。翁聞言甚喜。於是復從事於平和之落着。

既而中六賴小島君來求會見於木翁翁答曰：會見可也，然吾與中六不單見。須有一二友人之臨席。就麻翁與北岡浩中選之。會見之處，亦於三人之家。乃定奠北家中，而請麻翁之臨。至期，翁使僕作偽造書之寫本，懷之而臨會場。歸報曰：中六之演說甚長，其巧辯足以飾非。說畢，余無言。惟出二偽書示之，彼不能禦，遂服罪。

此會見爲秘密之會見也。素不發表於人。會合之人，亦爲中六守秘密之德義。况中六既服其罪而願償，則一縷之希望又自此生矣。何圖朝報偶揭中六之非，將驅逐於名譽之世界，而絕政治的生命。其狼狽無論，又偶有更石君求會見於彼君以膽力鳴，彼有罪惡而恐怖也固矣。中六之意，以爲是木翁所教。翁欲自明，惟有乞記事之中止，且寬期面會。而朝報竟不收其銳鋒，并偽造書而亦暴露。此非對於中六死刑之宣告乎？於是彼益探毒血之決心，而第二平和之手段亦破。中六之方面如此。而木翁之方面，又有新生之問題：則於黨內之處分中六時也。

自偽造書一顯於紙上，向翁而促此處分者太急。翁亦無由曲庇。竊勸告以退黨之事。中六不允，乃以總務委員之權力而除之。

平和手段既破，所存者最後之一策耳。起訴是也。然中六曩對木翁而言償。故先生攜書而訪中六，而中六之答如彼。先生怒之而欲起訴，乃托法律之事於三善君，復以更石所薦無報酬之梅井君爲副。此僕與先生共歷之事也。

僕等既採最後之決心，以對中六之毒血。而却以二木君之一言而轉向者。此不得不述於先生者也。二木君者，僕之親戚也。送書招余，時富井君亦在座。二木君曰：君之意，欲陷中六於死地乎？曰：否。然則木翁如何？曰：與僕同意。彼掉頭曰：木翁之窮追中六，實過酷矣。曰：新聞，曰：除名。以此二事，天下既目木翁爲無淚無血之人。今又聞起訴中六，是豈欲斬中六而反自傷乎？僕隨辯事之經過，而曰：木翁豈不知一身之利害，但思對於孫君之義理，想自己之責任，不得已而出於此。彼甚有解色。忽一變其語調曰：然乎？是實君所以酬木翁知遇之時矣。

僕問其故。彼答曰：吾之比於世人多悉木翁之心事。然居外部而觀，且思木翁之無情也。且夫中六鬼賊之技，雖不可道。然君非會一信賴而依托以大事者乎？彼有罪，君等不明之責，自在其中。何不大君心胸以迎中六，且使木翁脫世人之疑。僕聞言心動。然知中六奸智，能對敵情而弄緩急。故所言終無濟也。臨去，彼云中六今日來乞調停。

既而木翁電招僕。言麻翁來訪，竊言窮追之非。吾反駁其言。彼去，使吾傳言會君於紅葉館。此日蓋與先生一會於小島之寓。訪辯護士三善而不值者也。麻翁之言，略如二木。僕略述其事之不得已。翁曰：事情吾知之，但我木翁之良友也。想君亦然。而君孫君之至友也。君與木翁致力於異鄉亡命之士之高義，吾甚感動。但中六與木翁亦爲多年政友。如爲活孫君而殺中六，是豈仁者之所爲乎？木翁云：吾弄奸智而啜亡命志士之膏血，不有可洒之淚。是理也。理雖爲理。然人間之淚，不洒於理而流於情。君等若強遂行其決意，則世界之同情，甯傾於中六，却上木

翁以無淚無血之徽號。夫何不勒馬懸崖，以保全木翁之譽，而遂孫君之事。但君若有其心，吾請當中六之方面，願君不言額之多寡，以返金員。余諾之。此實平和之着之再起者也。

麻翁又曰：君若容我之請，則中止起訴。僕曰：非也。余等約三善之會行，猶餘二日。想君與中六之談，一席可決。僕又曰：吾甚疏於金錢之事，願得好顧問。乃推小島君。

二日後。僕與先生往訪三善，乃知對於中六之罪，雖有定法，然事涉隱謀。關於日清菲德四國之件，關係之人，又不可不受一應再應之調。至於終局，約費數年。故先生之意亦動。又恐爲中六所知，乃故示麻翁以進行起訴之狀。終以中六之一萬三千金來，草草結局。此又僕與先生共歷之事也。

事實如前所陳。今請括言其要。則不殺中六而立義於先生者，木翁最初之希望也。甯殺中六受無淚無血之嘲而立義於先生者，木翁最後之決心也。而救中六

於九死復欲自出千金以補中六，而先生不受者，麻翁之至情也。僕不幸而承乏於其間，又不幸而洞察兩翁之心事，又能知先生之狀況，死不感施爲之苦，無所狐疑而當其衝耳。

僕言盡於此矣。中六之起訴不成，而僕反若起訴於先生者，知先生之笑其愚也。然使僕至於此愚者誰乎？陳其情於左右，希與先生之交情，完於萬世也。先生其鑒之，幸甚！

惠州之革命

惜哉惠州革命之事之不成！惜哉惠州革命之事之不成！

惠州之事，承菲島獨立之後而起者也。南洋之陣雲，既被海風吹散，乃捲旗息鼓，以入亞陸。種樂雲彈雨於珠江五嶺間。吾輩之苦心可知也。菲島之事，盡人能言。惠州之事，余請述之：

方明治三十三年六月，孫君與余發橫濱而問香港也。密傳令於廣東之部將，

命招集壯士六百人於三州田山寨。(三州田在廣東大鵬灣附近自香港舟行一日之處)及至香港，略發布置施設之令。自經西貢向新嘉坡以規遠勢。余等既畢所事，待孫君於新嘉坡擬同歸間道入三州田自司機以待革命爆發之猝發。而適因新嘉坡之疑獄，放逐五年。孫君亦不能留。遂迴鷁首而東，復向香港。

三州田之山寨，既爲革命軍之根據地。六百壯士，齊集以聽將令。而洋鎗僅三百桿。彈丸各帶三十發。幸黨中有通省城某營之隊長，孫君給資使密買兵器。又命買收小汽船，直入山寨。而又有香港總督之疑忌，不能潛入大陸。乃傳令固守三州田以待後命。更迴鷁首而東，以向日本。

至是而革命之事機不成矣！蟄雷未鳴，陰雲且散。兩師風伯，分道回旗。孫君歸數月，有所計畫。百無一成。三州田之革命健兒，軍需將匱。漸分散於附近同志之家。以八十人留守。惟近鄉樵牧，語入山寨者，皆囚拘之使不得出。於是風說漸起，一吠聲，百吠影。六百有餘之同志，遂有數萬人馬之謠。兩廣總督乃命水師提督何長清

率虎門防軍四千進軍深洲，陸路提督鄧萬林率惠州防軍填紮淡水鎮，以塞三州田之出路。而清兵聞我軍勢盛，不敢深入。殊不知內容寡弱，此時若以八千兵長驅直搗，則六百健兒，可一朝就縛，爲革命軍之犧牲久矣。敵兵計不出此。我軍乃致電大統領，乞其速進。孫君仍傳令曰：若天機已洩，宜暫解散。而寨內之人，以天險足恃，又知敵軍之不遽入。復致電曰：若能送彈丸於某地點，當引軍來就，乃指示廈門時，則大統領秘密行在在臺灣矣。卽電余請急送軍器，而中六之罪行遂於時發明。

山遙水隔，孫君之傳令未達山寨，而水師提督何長清已移前隊二百人駐沙灣。哨騎及於橫岡，將進探三州田。我軍思坐以待敵之不利，不如先發制人，趁一擊以喪敵膽。某日夜，領袖黃□，遂率敢死士八十，襲敵軍於沙灣，陣斬四十人，奪洋鎗四十餘桿，彈丸逼碼數箱。敵不知吾衆多寡，皆駭潰奔還。軍聲大振。

海嶽搖搖於虎門山上，轉射新安之城頭。曉風微吹，見三色之旗，共霽雲而飄颻於野。則革命軍同志五六千，會集此處，欲待三州田壯士之至，以共薄新安城者。

也。我軍既破沙灣之敵，方待天明，乘勝襲擊。而大將□君適自香港帶大統領復電以至。乃集衆橫岡改軍令，取路東北以向廈門，遂不及合新安虎門之軍。而其勢一

換。
沙灣之戰雖勝。而敵人之中軍猶未挫也。控衆三千，陣於淡水之上。而前敵必經之。鎮隆猶駐兵一千。吾軍六百，諳軍事者不過泰半。乃於平山龍岡號召得千餘人，向鎮隆直進。敵兵已出佛子劫，扼險而陣。吾軍中無軍器者，皆令執戈矛在前，持洋鎗者分左右兩翼。乘敵軍之不備，匍匐上山。薄壘大呼，敵復驚潰。殺傷甚多。是役也，生擒敵將杜鳳梧及敵兵數十人，奪洋鎗七百餘桿，馬十二頭，旗幟號褂翎頂之數，不可勝計。而彈丸五萬餘，又入我手。是夜我軍駐宿於鎮隆。

虎門新安之同志不相問。而博羅城內之同志亦不能起。（此圍時陷於惠州

城）清兵陸續而來，有萬餘之多。而敵將提督劉邦盛至，而馬維祺莫善積亦至。而鄭潤材劉永福亦不日至。□君乃知衆寡不敵，率隊望永湖而進。途中歷二二三小戰。

步步爲營，夜至永湖而駐宿。此沙灣戰後之第五日也。

開戰五日，而革命健兒無一傷亡。全軍整肅秋毫不驚。兵所至處鎗聲一絕，而爆竹之聲繼之。牽羊擔酒，相望於道。皆曰仁義之師哉！至是同志來投者，復有數千人之多。

自永湖拔隊行數里，忽大將軍中傳令曰：今日有血戰，遂駐兵。見淡水退回之敵軍及惠州之派兵會合一處，約五六千。我軍僅有洋鎗千餘桿。然我軍實大無敵，大無畏。如巴蛇之將吞象者。斯時洋鎗隊爭先登，三色之旗，摩敵壘而入。戰鬥數時，敵軍大敗。向惠州城淡水白芒花四散逃竄。鎗中提督劉萬墮馬復逸。奪洋鎗五六百桿，彈丸數萬顆，馬三十餘頭，生擒敵兵百數人，皆截其髮，使爲軍役。

三戰三捷，一噴一醒。落日胭脂，閃閃射敵軍殘壘之角。照見淋漓欲滴之碧血，與隔村鬼火相掩映。既而涼月東升，四山烟合。敵軍既遙，乃乘夜向白芒花以躡其後。至天明不見踪跡。父老歡迎，子弟之來投效者驟得五六千。合計得一萬。乃整糧

餉以爲遠征之備。則開戰之第七日也。翌日，向廈門而進。沿途無敵。紀律未備，行程甚緩。惟所至無侵掠之事。夜不敷宿，張天幕以爲營。行三日而至崩岡墟，復無敵人。明日將拔隊，忽見隔河敵騎麇至。乃據崩岡墟以爲守。布陣接戰。敵軍之應戰者七千餘人。相持不下。我軍終固守營壘，徹夜戒嚴。刁斗之聲，四山響應。第二日之情形如昨。入夜，我軍出小隊以襲敵陣。自夜達旦。敵稍却。我大無敵，大無畏之革命健兒。晨食後，奮呼齊出。遂壓敵而陣。苦戰數時，敵大敗。終以彈丸不繼，不能窮追。惟望至廈門以待接濟。

第十四日拔隊起程。至三多祝投宿。十五日，四鄉同志來投者甚多。前後總計二萬餘。是日編置隊伍，大備糧餉。以便三多祝至梅林間五日之程。是晚至白沙宿。鳴茄打鼓，革命之同志，方拔隊起程以向廈門之時。忽有從香港經海豐而至軍中之人。傳孫君之令曰：政情忽變，外援難期。即至廈門亦無所爲。軍中之事，請司令自決進止。嗚呼！此劈頭之大打擊，實足灰同志之心，而流方銳之氣。軍中二萬之

革命健兒，接此報，皆眼眦欲裂，拔劍擊石。憤呼之聲動野。乃集領袖會議。皆曰：廈門既不能行，不如沿岸退出。渡海再返三州田山寨。設法自香港購入彈丸。復向西北，集新安虎門之同志。一氣陷廣州城。以敷號令。議既決，不得已解散附從之同志。惟存洋鎗手千餘人，分海陸而回大寨。時革命軍之根據地三州田山寨未落敵手。水師提督何開清僅移其深州之軍駐紮橫岡。同志乃謀襲橫岡以擒何長清。然軍無資糧，彈藥不繼，空抱奇策。英雄無用武之方，不得已而至於解體也。

開戰二十餘日。同志二萬餘人。大無敵，大無畏。所向克捷。戰死者僅四人耳。皆革命軍之犧牲兒也。九衢僞楚三戶英雄。吳眷不靈，鬼雄獨嘯。耀懷入地。隨斯巴達魂以遊血面朝天。繼童汪錡靈而起。嗚呼！彼則一瞑不視，就其心之所安。余等號爲革命之大將者，至今日而成事何如哉！

以吾輩所一身希望，百年籌畫之支那革命軍。僅曇花一現於珠江五嶺間。壽命不長，瞬焉銷鑠。於是大統領復自臺灣歸。余以中六事件爲更石所傷，養療於不

忍池畔而忽得一慘駭之事。則史堅如君之悲報也。彼自支那歸香港。方余與孫君迴航日本之時。曾與握別。既通惠州之軍。單身入廣東省城。投爆裂彈於總督之署。斃廿餘人而就捕縛。自是一十八齡美潤如玉。溫柔如鳩之革命健兒。史堅如先跳身以試野戀政府之斷頭機。從容而就義。

惠州之事已矣！風捲殘雲，三色之旗如睡。而革命之敗將□□君逃來日本。已截辮髮。脫滿州之服。實使人不堪今昔之感。彼又傳一悲報曰：方革命之迫惠州。城日本同志□□君來投助。及軍返三州田。失其蹤跡。意者死於亂軍之中乎？

後數日，復一悲報至。曰：革命軍領袖揚雲衢君爲刺客所殺於香港之寓。是兩廣總督德壽懸金四萬兩以購其頭者。君名飛鴻在香港隱於蒙師。而實熱心共和。銳志革命之一偉男子也。香港政廳索兇手甚急。德壽恐露其喉使之迹。乃捕僞兇以處斬刑。今聞真主名者已就縛矣。好頭顱，誰當斫去揚君豈瞑目哉！

至是而新世界痛陸沈。共和國墮黑闇。革命軍成夭折。回首前塵，俯仰身世。海

市與屨樓，與鏡花，與水月，與非市，非樓，非花，非月，而實余之夢也。菲島之夢，幻夢也。惠州之夢，噩夢也。大將豪傑賊軍謀叛之夢，邯鄲之夢也。平等博愛，自由，民權之夢，鈞天之夢也。東京對陽香港七番雪令政子待合松榮留香女史之夢，揚州之夢也。余不知今日之尙爲夢乎？語曰：『塵世夢中夢，夕陽山外山。』又曰：『無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識燕歸來。』余夢中說夢，更不知大宙之夢何時醒乎？

唱落花之歌

夢既醒兮，花既落兮。華嚴之夢，索之於空花之域兮。文明之花，植之於化人之國兮。如潮如海之志望，余既得如花之諾兮。半面之情愛與半面之希望，相伴而相逐兮。撒手歸來，撫身世其寂寞兮。

余既決心脫名譽之世界，置身於世所卑下之境。乃告留香。彼垂淚而慰余曰：『往事誠苦矣，然苦盡則甘來。佇苦停辛，以待東皇之返顧如何？』又曰：『子如是，吾將何以爲情傷哉？浮萍一轉，乃復墮落於塵劫中乎！』余無言，然余志已定，終不

可挽。

明治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。余至芝愛宕町下寄席八方亭。而訪桃中軒雲右衛門。彼目下第一流之浪花節語者也。適行橫濱不在。入夜復往訪。彼導入樂屋。叩頭再拜而乞爲弟子。彼愕然曰：「饒歌乎？雅樂乎？革命軍大將何爲入藝者之家？」余於是自悔其疏忽。偶見座邊有『二六新報』。乃繙示三十三年之夢曰：余書自己之經歷。易半生之懺悔。實希棄世而入浪花節之羣。願諒此意而許之。彼遂允諾。嗚呼！「正是江南好風景，落花時節又逢君。」龜年猶在，余夢其此時哉？

翌日，雲右衛門與其夫人偕來訪余。余以師之禮待彼。彼請結爲兄弟。曰：「君依余而學藝，余依君而聞道。」既而酒肴錯雜，猶自留香之手而運出者也。花乎！余見汝迴風之舞，余見汝半面之粧。余見汝黯然辭枝，雪紅淚其如瀉。余見汝飄然墮溷，犧牲此冰肌玉骨於人間世也。余不夢羲皇。余不求兜率。余不欲蹈東海。余不願死館酒婦人。而落花一曲，實余之夢境歸結於此時也。

歌之花落唱

四月三日，余遂別不忍之池，出留香之寓，而爲桃中軒門下之一弟子。
世事人事，無往而不爲夢。逐夢之後而說夢。乃更入新夢之世界乎！花非花，余非余，共和非共和，革命非革命。微笑而問之曰：「三十三年落花夢。」

三十三年落花夢終

